



新刊增訂的藁易經存疑卷之五

廣東提學同安次座

林希元

著

同安知縣附從下齋

陳文

校正

同安教諭三都門生

黃世龍

同安訓導新寧後學

譚文郁

同安訓導長泰後學

蔡璽

邑庠生

男

林有梧

邑庠生

孫

林學范

全核

三三

咸亨利貞取女吉

彖傳曰咸感也本義曰咸交感也又曰交相感應三句當辯別得明程傳曰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感

復有應自其有動為感感也自其應復為感亦感也故曰咸  
感也有動為感此感彼也應復為感彼感此也故曰交感也  
有動皆有感感必有應此感而彼應也所應復為感感復有  
應彼感而此應也故曰交相感應四字只是兩字兩字只是  
一字

柔本在下今往居於是柔上交於剛也剛本在上今來居  
下是剛下交於柔也二氣相交故其卦為咸

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之至艮止兌說是緣上文剛柔相  
感而取若非上文有剛柔感應字亦不取此義矣男下女亦

然  
艮以少男下於兌之少女男先於女男女之正也二少相與  
婚姻之時也

凡物不相感則已無有感而不應者感而應則其情通矣故  
感必有通之理卦辭亨自卦體卦德上取取女占就卦象上  
取言占得咸卦者其占當得亨通然必利於貞然後可以得  
亨使不貞則失其亨而所為皆凶是取女亦不吉也所為皆  
凶取女皆在其中

彖曰咸感也

說見卦辭下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訟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  
女吉也

解見卦辭下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  
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言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此天地二氣相感應也由是乾元資始坤元資生或氣化或形化萬物於是乎化生矣聖人道德齊禮使民感發而興起是感人心也由是從欲以治四方風動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天下於是乎和平矣夫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天地之有感必通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之有感必通也大凡自其所感而觀之天地萬物之情感可見矣無有感而不通者故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天地此感通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此感通也屈伸相感而利生日月寒暑此感通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人物此感通也此句已說未說者俱在其中蓋再照上文又因以盡其餘也

曰天地萬物之情可見則上文天地聖人及所未言者如人

物之類皆在其中程傳謂天地萬物之情只是指上二句覺未盡象引謂推說似是然上文已說天地復云天地似贅字故止作包已說未說底說為是

天地交感則其氣相通萬物化生在天地感通之後然非天地交通無緣有是蓋天地感通之功效也謂天地之感通者要其終言也天下和平亦是聖人感人心之功效曰聖人之感而通者亦要其終而言也與天地感通一般天下和平若作欲心釋躁心平天下化中太深若作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又不切予舊作人民歸順說似淺今改似安帖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上有澤以虛而通咸之象也故其卦為咸君子體斯象也謂吾人一身與萬物酬酢此心則為之主也夫山惟虛則能

受澤之感人心不虛則有物先實其中物之至者皆拒而不受矣故不以己見私意先實其中使其心空洞洞絕無一物以受斯人之感焉程傳曰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擇合而受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

受人兼善惡說或謂只就善邊說夫人之言行非善則惡受人之感善惡皆當兼受若專取善去惡心已不虛又安能別其孰善孰惡哉故當兼善惡為是

### 初六咸其拇

咸以人身取象初六處下拇之象也咸以感物為義初六感於最下感以拇也咸其拇若就象說全不通要只是象相感之淺者爾須得意忘象

###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言其感雖淺然其志已在外而感物非若方外自守之士矣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腓在人身隨地而動躁妄而不能固守二當其處有其象矣而六復以陰柔居之則其德亦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也故其象為咸其腓夫咸其腓固非善者然有中正之德則其心本善用能友之以居其所亦無不善矣占者如二之感其腓則凶若能友之而居其所則吉隨所處而為吉凶也

###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順理也言守道而不先動則無害也程傳說

###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股隨足而動不能自專者也三當其處故其象為感物以股而專執其隨夫不能自立而專於隨人亦可羞矣故往則見

各執其隨成其股之義也

象曰成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亦字承下二爻而言謂下二爻陰躁其不處不足怪九三陽剛之爻亦隨之而不處則可怪也夫丈夫生世貴卓然自立也九三之志專欲隨人其所執亦卑下矣寧不可愧乎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以憧憧往來反觀九四之貞只是往來付之無心爾蓋盡吾所感之道而人之應與否皆所不計也此便是正而固憧憧猶云切切憧憧往來不是憧憧於往來之間亦不是往來憧憧然是把箇往來放在心上一往就要來切切然不能已纔去感人就要人來應我只管思慮心中切切然不能放下故

曰何思何慮言貞不消切切未子語須曰往來自不妨只是不合憧憧爾又曰往來是感應合當底憧憧是私感憑自是當有只是不當私感應

言心之應物也誠盡其當然之道而往來付之無心如是正而固焉則無物不感無感不通故吉而悔亡若方往特就要他來一箇往來憧憧然在心而不能斷絕則但其思慮之所及者從之所不及者不從也故曰朋從爾思

憧憧往來者不知感應之理為自然而用其思慮計獲之私心必不能一視同仁而有揀擇去取於其間其思慮有及與不及矣其及者即應之不及者不應也故曰朋從爾思蓋所應止於其朋所思之外不能及也

貞者施已之感不必人之應也惟不必人之應則不私已之

感其應者亦感其不應者亦感無一人之不感亦無一人之不  
不應故吉而悔亡憧憧往來者施已之感必人之應也惟必  
人之應則私已之感應者則感不應者則不感而其應之亦  
惟其感者即應不感則不應矣故朋從爾思蓋憧憧往來思  
也朋則思之所及者以其思之所及故從而自之曰朋猶云  
明黨也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

未字當无字音不義不正而感即下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是有害也貞吉悔亡則無此害矣

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未光大以心術言言首知天不令人言某不令人怒其心術何  
光明正大也若一箇意應憧憧而不能斷絕則計復觀望之

私橫於胸中暗昧窄狹之甚其去王者大公之道遠矣故曰  
未光大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此於爻義無取只就位上說

脢不能感物而曰咸其脢者帶卦名說猶同人上九帶卦名  
而曰同人于郊也以其不能感物故曰咸其脢以其無私係  
故无悔

五之咸脢是箇偏枯寂寞之士當世寡與固無足取然吉凶  
悔吝生乎動五既不能感物則悔吝無自而生故无悔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士君子之生天地間舉天地間事皆吾分內事固無絕人逃  
世之理今九五之咸其脢則不能感物既不能感物則其志

抑亦未矣志末不可以不能感物就是志末因其不能感物所以謂之志末

上六咸其輔頰舌

上六當輔之處又兌為口舌故取其象

上六以陰則有邪媚之嫌居說之終過於媚說者也處咸之

極欲感人之極者故其象為咸其輔頰舌二者備言極言其

象曰咸其輔頰舌

口說只是解或兵輔

三三巽下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恒常久也是解恒字四者皆理之常是解卦之所以為恒惟

常故久若變則不能久矣

恒常久也是不已之恒皆理之常是不易之恒惟其不易所

以不已

剛上柔下以陰陽定位言剛當居上柔當居下此理之常也

雷震則風發二者相須交助其勢亦理之常也亦有有雷而

無風有風而無雷者不盡然也象引作雷之風恐未是本義

云二物相與依其說難言二物矣

巽而動亦理之常也若逆理而動則非常矣

二體六爻是二體之六爻也初剛與四柔二剛與五柔三剛

與上柔各相應謂二體震剛與巽柔相應非是易卦無以二

體相應者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皆



是也於其道而久焉講學以明之篤信以守之時止則止時  
行則行不為私欲之所移不為異論之所奪積之以歲月持  
之以終身毋銳於其始而怠於其終毋作於其前而輟於其  
後則靜虛而動直守貴而行利以之齊家則家齊以之治國  
則國治以之平天下則天下平經綸運用其出不窮盛烈豐  
功勳而有獲所謂亨无咎者此也所謂利有攸往亦此也曰  
恒亨无咎說盡了又曰利貞戒占之辭也不是上只說恒到  
下方說利貞利有攸往只是上面亨无咎

亨无咎須有分別自其見於用而無阻則曰亨自其揆之理  
而無失則曰无咎本義曰則亨而无咎固自有分矣  
本義久於其道與彖傳久於其道不同本義久於其道重在  
久字至得所常久之道方重在道字得所常久之道即彖傳

### 久於其道

大意謂占得恒卦者若能立心有恒則可以致亨而无咎然  
必利於守正乃為久於其道而亨且无咎也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  
說見卦辭下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

此道是正道乃解貞字意

言恒固能亨且无咎矣然必利於正乃為久於其道不正則  
久非其道矣漢文帝恭儉二十年如一日非不义也然久非  
其道卒歸於黃老清淨之習終無以復唐虞三代之治王安  
石執拗終身非不义也然久非其道卒歸於管商功利之私  
而基宋室之亂然後知聖人利貞之戒不苟也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此句最難看本義曰天地之道所以長久者亦以正而已矣是欲明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只是一箇正不是說天地惟其正故恒久而不已蓋無不正之天地也正字不可安在天地之道上亦不可安在天地之道下蓋如此就是天地之道惟正故恒也看來只當把正字入在天地之道內言天地之道只是一箇正恒久而不已爾天地之道只是一箇正恒久而不已以見人不可不利於正也

大意謂恒固能享且无咎矣然必利於正乃為久於其道獨不觀天地乎天地之道只是一箇正恒久而不已此人所以不可不利於正也蓋莫大乎天地莫正乎天地之道天地之道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是其正也而自有

天地之始至天地之終又自天地之終至有天地之始皆是如此一道綿延無終窮無止息是恒久而不已也此說頗條暢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本義久於其道終也終非靜靜之極則終也利有攸往始也始非動動之端則始也

言利貞之利有攸往者蓋動靜相生終始相因靜極則動終則有始理自然也久於其道是有終矣終則有始而自利有攸往矣蓋其守不固則其行不利其體既立則其用有以行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程傳曰得天順天理也正蒙曰得天得自然之理也愚謂日月循纏度而行便是循天理之自然也蓋天無所不統風雲雨露無一而非天日月之纏度次舍何者而非天之所為故以迹而觀則天左旋而日月右轉天之行一日一周日之行比天不及一度月之行又不及十三度其行雖有左右遲速之不同然以理論之則其左右遲速一皆天理之自然也此程傳所以曰順天理正蒙所以曰得自然之理非即蒼蒼之天蓋若指蒼蒼之天則日月與天皆相戾矣惟不以迹而以理所以見其未始有違也

言日之行一日一夜一周天而在天為不及一度月之行一日一夜一周天而在天為不及十三度此日月順天之道往來盈縮者也由是日出於東月生於西始終循環相從不已

萬古此日月萬古此照臨矣此日月得天而能久照也

五氣順布四時流行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冬而復春往來變化由是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終而復始萬古此四時萬古此化工矣此四時變化而能久成也

聖人之道不過人倫庶物之常而已聖人之於道也存之於心體之於身至誠而不息悠久而無疆是則久於其道也聖人久於其道雖不期於天下之化成也然風聲之所鼓動治教之所陶鎔天下皆感發興起舍惡趨善潛消默化而成淳美之俗矣

聖人久於其道禮樂刑政皆在其中天下化成則是禮樂刑政四達不悖而王道舉也

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上言日月四時聖人之恒復言此以照上文又以盡未盡之意也謂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聖人之久道皆此恒也大凡即其所恒而觀之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舉無得而遁矣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聖人之久道此恒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動者常動靜者常靜飛者常飛走者常走亦此恒也是皆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者也其或有不如此者謂之變恆觀其所恒二句如咸卦觀其所感一樣象曰雷風恒君子以克不易方

雷風相與恒之象也君子以之立不易方蓋方者道之所在也君子立而不易則居廣居行大道立正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謂久於其道也雷風相與天之恒也並不易方人之恒也立不易方

以成德言不是方用功此是以人當天處即聖人久於其道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易之例初本與四相應是理之常也然自初而言則位居下而在初居下則位卑在初則交淺自四而言四是震體震動无常四又陽爻陽性上而不下以比爻言又為二三所隔故四應初之意異乎常時不可以常理求之矣然惟智者為能知時識勢初陰柔暗既不能度勢又居巽下巽之德為入居巽下入之深也故深以常理求之言欲其聽施欲其報求欲必得如此非惟不遂所圖而反逢彼之怒禍由是作矣故巽貞不免於凶而无攸利雖貞亦凶而况不貞乎浚恒而謂之貞何也四本正應非有邪也特以反常而不可求爾如賈生

之於漢文劉善之於唐文宗雖交淺求深何嘗不正乎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只是本義居下而在初意不及其他

九二悔亡

以陽居陰為失其正居下之中是能久中也中以心言正以  
事言不正是事容有失其當者故有悔久中則其心本善故  
幸能救其事之失而悔可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六中又字自卦來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九三以陽居陽為得其正是立心制行亦欲以道義自處者  
然以陽居陽兩箇陽則過乎剛居下之上則不中是性質有

未善者與上六陰陽相應而其志在於從上則是動心富貴  
而變其初者矣故為不恒其德之象人而如是動輒取羞安  
往而不取辱哉故又為或承之羞之象或者不知何人之辭  
蓋辱之者衆莫知其為誰也占者如是雖貞而不免於吝貞  
不為吝不恒吝也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言無所往而不取辱也

九四田无禽

九四以陽居陰位故曰久非其位在人事是久非其道也久  
非其道雖久何益蓋雖有所為亦無成也故其象為田无禽  
占者田無所獲凡事亦不得其所求也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此與比九五失前禽也一例俱正意在言外言又田於无禽之地安得禽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以柔中而應剛中在他卦則為好爻在此卦則為不好爻是被恒字累也夫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人臣之道若以柔中而應剛中常又不易是一於將順而無匡救所謂上下雷同以水濟水以火濟火也而可乎故謂婦人之道非丈夫之所宜也其占在婦人則吉在夫子則凶貞者正固不易是恒其德意本義自明貞本義是好然在恒卦却不好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爻辭只曰婦人吉象傳添一貞字明恒其德為婦人之貞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曰從一而終夫子裁制乎義理者若

一於從婦則剛柔易位牝雞司晨矣故凶

上六振恒凶

振恒以振為恒者只是常常好動爾好動无常其凶可知傳曰大无功甚之也

此爻取義有三恒極則不常就全體取震爻則過動就上體取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蕪六字取總是從上字取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在上是居恒之極處震之終意言所以為振恒者以在卦之上爾所以為振恒而大无功也

三三 艮下

遯亨小利貞

君子小人不並立二陽浸長則進逼於陰而陰不能立二陰

浸長則進逼於陽而陽不能立二陽浸長則陰當遯二陰浸長則陽當遯聖人於二陽之長不曰遯而曰臨者為君子幸也二陰之長不曰臨而曰遯者為君子謀也

遯何以亨身雖退而道無損禍不及是以亨也

遯亨言遯則得亨也本義又著九五當位一意是如何蓋是時小人未有害君子之意聖人忠君子係戀不知去終必取禍故為此說以喚醒之使知及時而遯也觀彖傳與時行之意可見矣

小利貞戒小人使不害君子也自古小人害君子其終未有獨全者丁謂章惇之徒可見也聖人雖為君子謀未嘗不為

小人謀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

九五居上之中又以陽居陽而得其正故曰當位六二是小人與五相應是時未有害君子之心也與時行是就遯之時說本義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是也朱子小註曰是去得恰好時節小人亦未嫌自家只是自家合去若見小人不嫌却與相接而不去便不好最說得意思出

遯之時義大矣哉

陰方浸長其勢日以盛大天下之事不可為矣故曰處之為難是時只得去爾故嘆其時義之大大者大其遯也聖人恐君子溺於所安而不知遯故大其時義以喚醒人

聖人既尋箇剛當位而應釋遯亨又嘆其時義之大此意最不苟蓋二陰浸長剛當而應是時小人全未有害君子之心然君子小人勢若冰炭終無能容君子之理夫富貴功名人

之不能忘情者若以小人不我害就戀而不忍去及其禍至而後去已無及矣苟能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則始辱不及身名俱全執善如之故當小人未害君子之時正君子可去之日聖人以與時行釋遯亨以嘉遯許九五其所以為君子謀為世道計者一何至哉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下有山天非有意於遠山也然天體無窮山高有限而山自不能近君子不惡而嚴非有意於遠小人也然盛德在躬邪心自靡小人自不能近所以體天山遯也

君子之於小人若徒見之惡其德色而無深沉之思不惟不足以及遠小人而反逢彼之然其然也起矣故不為惡解其色而但嚴以自守非法不道非禮不動使吾身無可議之隙

則在我自有凜然不可犯者在彼小人者自然望之嚴然而不敢近矣然君子之嚴非專為遠小人之故也守身之道自當如此而小人自不能近爾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卦以始終言則上為終下為始以前後言則上為前下為後以首尾言則上為首下為尾初六在下則遯之尾也在遯之尾禍將及矣尚可以有為乎故其道為危厲其占勿用有攸往惟晦處靜俟可免災爾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解勿用有攸往亦是喚醒人之語不往則无災所以不可往也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



六二居下之中中也爻位俱陰順也有是中順之德則不為危言激論而欽德避難確乎其不可奪故曰以中順自守人莫能改為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本義必遯之志一句貼以中順自守人莫能改句此文純是象其占當如其象爾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即本義必遯之志爾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九三當遯之時下比二陰乃為所纏而不能去故為係遯之象係遯者維係其遯使不得遯也故本義曰當遯而有所係委靡不振如人有疾將及死亡故危畜臣妾吉言他無所用惟用之畜臣妾則得其心而吉也此非教其畜臣妾也明言其無所用爾故傳曰不可大事也

本義臣妾不必其賢而可畜言大事必賢人方幹得惟臣妾則不必賢人都能畜得非謂臣妾不必其賢凡愚者皆可畜也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

憊只是貼有疾意人病則困憊自然之理也

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大事只是遯出處去就亦大事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四與三俱陽而所行絕不同三下比二陰乃為所係而不能遯四下應初六有所好乃能絕之以遯人之賢愚何如是其相遠也所以然者蓋三以陽居陽過剛不中四則以陽居陰不極其剛又居乾體者爾在君子則吉在小人則凶所謂隨

其所處以為吉凶也

否讀作缶

九五嘉遯貞吉

此即彖傳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九五陽剛中正下應六二柔順中正六二雖是小人然是箇好人未有害君子之心但九五見得其時當遯引身而去全身全節不辱不殆故為嘉遯言遯得好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得告知時而遯貞也不辱不殆吉也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當小人未害君子之時見得自己合當去所以為正志若三之係遯則牽於私而志不能正矣上九肥遯无不利

剛陽有德之士也居卦外不當事任者也下无係應當路無相知之人也是無所係而遯無所好而遯身在林泉深自翽晦不干當世之事如伯夷太公尚山四皓之流也故曰肥遯本義謂遯之遠而處之裕占者如是則雖辱不驚理亂不聞有門之下可以棲遲何所不利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是解肥遯意言其坦然无礙也即寵辱不驚理亂不聞意

三三 乾上 坤下

大壯利貞

陽為大陰為小此卦四陽盛長大者壯也故為大壯大壯君子道長之時也君子之道雖長然所行不正則不異於小人小人得起而乘之矣豈能勝小人哉故其占利於守正

本義解卦名只用卦體不及卦德

陽生於十一月極於四月陰生於五月極於十月此一歲陰陽之消長盛衰也若所謂天下治地氣自北而南天下亂地氣自南而北此世運之陰陽消長盛衰也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以卦體言陽為大四陽居中過盛大者壯也以卦德言乾之德為剛震之德為動以剛而動則志在氣壯而人其能撓所以壯也卦體卦德各有為義不相干涉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者正若依彖引云大者却要正必須添字恐非聖人本意只當云大者自然正蓋凡君子之人心無私曲行無偏邪其與小人不可同日而語矣故曰大者正也劉英父作王龜齡

文集序有曰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磊磊落落青天白日

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如雨露之為潤如龍虎之為猛如麟鳳之為祥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泐忍瓊細盤屈者必小人也此可以味大者正之義

正大之大與大者正之大字不同上大字以人言此大字以理言

言大壯之利於貞者以大者本無不正也即正大而天下之情可見矣天地正大於覆載生成見之天無私覆而無所不覆地無私載而無所不載覆載此正大也當生而生而無所不生當成而成而無所不成生成此正大也夫天地之情不外乎正大壯其可不利於貞乎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非禮已之私也難勝莫如已私於是而弗履則有以勝其人  
欲之私矣君子之強孰六於是所謂自勝者強也蒙引曰造  
物以雷在天上為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為大壯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趾是在下而進動之物初九在下為壯于進故取壯趾之象  
取趾有二義一在下一進動

初九有剛陽之資而處下位又當陽壯之時剛陽則志銳於  
進處下則不安於卑當陽壯之時其勢又足以遂其進是恃  
勢妄為而不度乎事機時妄作而不量乎時宜者也故其  
象為壯于趾夫壯于此雖居上猶不可况居下乎必值摧抑  
之虞自取困窮之災故曰征凶有孚  
美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本義自明

九二貞吉

九二以陽居陰為失其正其元之於事者未免有恃壯之失  
然所處得中其宅心則循良而無邪妄之非者也故能因以  
不失其正聖人因占設戒以為占者如能因中求正不恃壯  
妄為如是正而固焉則得遂其進而吉矣

九二得中猶有恃壯之失何也賢人君子在壯時而失事者  
亦多如唐五王不去武三思卒致唐再亂又自貽伊戚宋寇  
準始籍大書以進丁謂小人既稱譽之復鄙其拂髮卒慚恨  
而受其禍君子固有不正也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中則宅心之善德性之良故能損過就中領惡全好因以不

失其正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過剛則志太銳不中則事失當當壯之時其勢又足以遂其進在小人則專恃勇力而不顧道義在君子則蔑視世事而無所忌憚既用壯罔則其事雖出於正然發之過剛而亦不免於危故其占為貞厲其義為羝羊觸藩羸其角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本義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此據理之所必至者言之象傳之意未及也此朱子之易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决不羸壯于大輿之復

大壯之道所利者貞九四以陽居陰為失其正是不無待壯之失矣然惟其以陽居陰不極其剛非若九三過剛不中當

壯之時者比故雖以陽居陰有可轉而貞之理聖人因言設戒曰占九四者若能不恃壯以進如是正而固焉則得吉而悔亡况前遇二陰不如三前之有四其象如藩離火開前途洞達而無羸角之困高大之車輪轉強壯任重致遠而無摧折之患焉

藩决不羸二句是吉悔亡之象三前有四猶有藩焉四前二陰則藩決是卦中有此象因而及之不甚重其源頭還在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上來

輶車輪之中幹也俗云車心猶磨心

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

言九四藩决不羸則得以上進之矣壯于大輿之輶是尚往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卦體似兌有羊象焉以其外柔而內剛也何也羊之為物外柔內剛故好抵觸此卦之體一陰在外四陽在內外柔內剛有似於羊故諸文皆取羊象六五以柔居中則失其內剛必不能抵觸元復有羊象矣故喪羊于易易者容易言忽然失其狀也夫吉凶悔吝生于動者也六五不能進固無足取然悔吝亦無得而生故无悔

本義以柔居中中字當內字與坤六五黃中一般如此象傳位不當方說得去不然以柔居中正是好處如何說位不當以位不當謂之喪羊于易決當從字說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位不當最難看若以陰居陽為不當位則五居中因中可以求正位不當未為病也若以柔居中為不當位則柔中正

其好處為不當位未安也休愚說以柔居山為失其剛故為喪羊許多通轉識者詳

上六抵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抵羊觸藩不能退就位上取蓋以全體言則上六卦之終以

二體言則上六震故觸藩而不肯退不能遂是就爻上

取蓋六居陰爻其不是以進故不能遂其進也

上六壯終動極是於進喜事不肯安靜之人也故為抵羊觸

藩而不能退然其質本柔則才有所不足雖好進喜事卒亦

不能成其事故為不能遂而无所利其象如此其占可知然

以陰柔不足之才而有輕銳喜事之心於是而無變計則終

不足以為為矣猶幸其不剛則有可轉回之理故戒占者能

稍去其輕銳之習而艱難以處之則以為為之志而加之以

審慎之心必去以矯其陰柔之偏而為濟事之美終得以達  
且進而吉矣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

不詳審也

觀則吉吝不長也

從不長不能退不能遂之正不久矣

三三三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晉之義也進也此卦之象雖在坤上為日出地上夫離日出  
於坤也之上則進而上以進於中天上進於中天上進之義  
也此卦之德以坤之順而麗乎離之大明人明是日君之象  
而坤附麗之亦上進之義也此卦之變自觀而來六四之象

進而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自四而進居五位亦上進之

義也二者皆有上進之義以此命卦曰晉

日出地上時當明盛之象也不可當實說若當實說則昏亂  
之時日未嘗不出地

象引曰明是實字易多以明為日字如明兩作明入地中之

類順而麗乎大明雖取上進之義然所重在順有是順德故

能受君寵也苟息所謂竭股肱之力罄忠貞之節孔明所謂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皆順也

柔進而上行如舜起側微而為天子太子由春宮而獲帝位

是也所重在柔上謂有虛中下賢之德也

古者必有是時有是德又遇是君方有是寵錫馬蕃庶錫予

之多也晝日之間三次接見於君恩意之密也用是康侯用

此卦也猶王用享于岐山言康侯用此卦當錫馬蕃庶晝日  
三接也朱子謂是虛字象引謂當得字俱未穩

象曰晉進也

解卦辭下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

晝日三接也

解卦辭下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即大學明明德音在人之心本明為氣質所拘人欲所蔽則  
明德有時而昏猶日入地中明為地所蔽也自昭明德則本  
心之德復明猶日出地上其明不為所蔽矣功夫只是格致  
誠正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初六以陰則其才不足以進居下則其地不足以進應不中  
正則上面又有擠排之者故為欲進而見摧之象占者如是  
而能守正則吉何如當欲進見摧之時是己之德未見信於  
上也苟上未見信則當安靜自守雍容寬裕無事於求上之  
信則進退不失其道而咎可无苟求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  
其守則悻悻必傷於義矣能无咎乎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

言初六雖欲晉而見摧然其志在於行正而不汲汲於求進  
也即下文罔孚裕无咎



裕元咎未受命也

此句最有意義孟子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  
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遲退豈不綽綽然有  
餘裕哉初之罔孚裕元咎亦未受官守言貴之命爾若既受  
命而以是處之則泄泄沓沓者之所為也而可乎聖人恐居  
位者以此為辭怠慢不恭而失其職故為此辭其垂教之意  
深矣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六二中正其才德可以進矣上无應援則當路无汲引之者  
故欲進而愁如然不可因是遂失其守也故戒占者若能守  
正居易俟命不及汲於求進則中正之道久而必彰可以得  
吉而受介福于王母矣王母如六五之象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中正之道久而必彰故卒能受介福于王母

六三衆允悔亡

三不中正是舉動不免過中失正故有悔以其與下二陰皆  
欲上進故為衆陰所信由是匡其不逮而救其過失故得以  
亡其悔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六三所以為衆所信者以三之志在於上進蓋當晉之時人  
皆有上進之志六三亦有是志此其所以為衆所信也志字  
專指三言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要說得貪而畏人出蓋以不中正處高

位則德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若盜得而陰據者然一心戀戀常恐為人所奪是貪而畏人也故為鼯鼠之象蓋鼯鼠貪而畏人者處非其位豈能久安故雖得之以正而非枉道終以德之不稱而夫其有故曰貞厲

象曰鼯鼠貞厲位不當也

即是不中正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六五以陰居陽所處不正其見之治道者或未能盡善而不免於有悔然五居離體而在五位是以大明之德而在上位坤居其下是下皆順從之蓋以英明蓋眾之才而為天下所服足以蓋其不正之失故其悔因之可亡然以不貞之昏常晉盛之時有英明之才故長駕遠馭之勢必有計功謀利之

心而少蕩蕩平平之氣象如是則徂於近利終無以進於正道故必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人心之化與不化世道之治與不治皆不之恤吾惟脩吾德盡吾事焉則功深而效自溥德盛而化自行不期人心之日化世道之日治而自無不化不治者矣往吉无不利也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是解吉无不利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極剛以伐私邑而不免於危大剛則折危之道也其道雖危終必取勝故吉夫牛刀割鷄且云焉用治小邑又焉用極剛哉非惟理所不當抑亦勢所不宜抵可吝爾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解各字意

三三 離下 坤上

明夷利艱貞

離日入于坤地之下明而見傷故為明夷在人事則是暗主在上賢人君子為其所傷如紂之時是也

在他卦只曰利貞在明夷則曰利艱貞蓋當明夷雖欲守正有不能直遂者故須艱難委曲以守其正如箕子之狎狂為奴是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

以卦象釋卦名不及義者只見卦之所以為名未及其義也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內體離也其德為文明外體坤也其德為柔順時當明夷是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此夫大難在前內抱明德若不柔順以處之鮮不及禍矣故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處明夷之道也文王以之言文王用此道也

此卦中之一義故本義曰以卦德釋卦義

蒙引曰本義云蒙大難謂遭紂之亂而見囚也此就文王以之句內取其質而言也下節內難謂為紂近親云云亦然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晦其明是解利艱貞正其志是申晦其明晦其明自在而不失是能正其志也如箕子之狎狂受辱是晦其明也故

曰箕子以之言箕子用此道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君子之蒞衆也不明則為人所欺而物無以照過明則聰察

太甚而物無所容故用晦而明蓋雖明而用晦雖晦而明白  
在總是不盡用其明之意既不察察而明亦不汶汶而暗也  
○用晦而明不是以晦為明亦不是晦其明蓋雖明而用晦  
雖用晦而明也用物而明只是不盡用其明蓋盡用其明則  
傷於太察而無含弘之道惟明而用晦則既不汶汶而暗亦  
不察察而明雖無所不照而有不盡照者焉此古先聖帝王  
所以威震天下之術也

程傳意思甚好但其意是用晦所以為明與本文之意稍異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初九在明夷之初去上六暗主又遠故其被傷特淺故其象  
為飛而垂翼其占為行而不食所如不合  
三日不食如孔子絕糧之事初九取象為飛當時繫辭聖人

必有所感但今不可考矣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此夫子以義言之無亦有感於在陳絕糧之事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六二去暗主亦遠故傷而未切為夷于左股之象然亦不可  
無拯之之道故用拯之而得馬壯則事幾不失禍可免而吉  
矣明夷于左股是象用拯馬壯吉是占

初二二爻俱就位說不取爻義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依蒙六二行不順成六二順不害之例順以則有二意蒙引  
曰乘其傷未切而救之順也救之又速是有則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以剛居剛純乎剛也在明體之上明之極也居於至暗之下  
正與上六暗主為應則身當其禍身任其責不得已而舉事  
所謂予弗順天厥罪惟均者也故為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  
之象是何明除害成湯之伐桀武王之伐紂是也不可疾貞  
言事須有漸不可急遽也夫為民除害固所以解一時倒懸  
之急然以臣伐君非萬世綱常之福也故占者當其事不可  
疾急堅貞為之必從容待若能悔過遷善化暗為明吾之  
本心也不然亦至於不獲已然後舉事可也苟無寬裕之心  
有急迫之為則是幸其君之不明而乘時以邀利乃後世篡  
弑之臣也豈湯武吊民伐罪之舉哉若武王之觀兵于孟津  
可見聖人不獲已之意其有得於不可疾貞之吉矣  
愚意周公繫此爻是有感於武王伐紂之事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大傳此句甚有意義湯放桀猶有漸德南狩之志乃為大得  
者明伐罪吊民聖人之志以臣伐君非聖人之得已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六四以柔正居暗地而尚淺得力全在柔正尚淺上有此二  
者故猶可以得意於遠去若非尚淺則為六五箕子之明夷  
矣若非柔正則為需九四之致寇至矣

六四居暗地入于左腹也然以柔正居暗地而尚淺則猶可  
以得意而遠去故雖入于左腹而幸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左腹門庭皆自四居坤體而取左腹人之身也門庭人之家  
也四與上六同居坤體循人之一身一家也故其始也為入  
左腹言其在身側也其終也為出門庭言離去其家也此爻

似漢梅福見王莽顯政一朝棄妻子至九江入會稽變名姓  
為吳市門卒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即本義得意于遠去之義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居至暗之地近至暗之君內難而能晦其明正其志箕子之  
明夷也此箕子之貞也占者利於守貞亦當如箕子也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箕子之貞徃往為奴也徃往為奴晦其明也雖晦其明而明  
自不可息爻辭無此意此夫子之意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不明其德以至於晦有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之義言其初也

不明其德而終至於昏暗之極也夏桀商紂可見矣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言身居九重之上而照及乎四國也故本義曰以他言失則  
言失君道也

家人和女貞

此卦所以名家人者以九五六二內外各得其正也人而不  
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家而不齊則非家九五六二內  
外各得其正則為家矣此家人所由名也

莫難化者婦人家之難必起於婦人故言家人之卦利於女

貞非謂止正其女也先正其女也女正則男之正易易爾女

貞如何閨儀必肅饋事必慎必孝舅姑必順夫主必和家衆

必睦宗姻不生讒妬以間夫之骨肉不預外事以貽夫之禍患凡有數端不止中饋一事也

所正雖在女所以正之者則在丈夫蓋主家之人也舜之刑于二女文王之刑于寡妻皆女貞之義也下至庶人莫不皆然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彖傳以卦體九五六二釋卦辭利女貞之義言家人之利女貞者蓋此卦之體六二以陰居陰而得其正女之正位乎內

也九五以陽居陽而得其正男之正位乎外也男女正乃天地之義此家人所以利女貞也

男女正何以為天地大義蓋天以陽而居乎尊地以陰而居乎卑一尊一卑定分不易天地之大義也男以陽而正位乎

外女以陰而正位乎內一內一外定分不易此義即天地之大義也蓋男女居室之間而內外之界限攸存夫婦配合之際而尊卑之名分以立實有根陰根陽之不可易根天根地

之不容已者故曰天地之大義象引謂亦猶云陰陽之大義也亦是但欠明白一說男正位乎外猶天位乎上女正位乎內猶地位乎下意太淺無味

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也此就以二五當父母言家門之中恩常掩義治家之道以嚴為主一家之人必有嚴威儼恪者為君以主宰於上然後一家之政由是而振舉嚴君為誰九五六二父母之謂也蓋九五以陽而主乎外父之象也六二以陰而主乎內母之象也

父以陽居陽正位乎外必能正身率物而主一家之外政固

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也

此就以二五當父母言家門之中恩常掩義治家之道以嚴

為主一家之人必有嚴威儼恪者為君以主宰於上然後一

家之政由是而振舉嚴君為誰九五六二父母之謂也蓋九

五以陽而主乎外父之象也六二以陰而主乎內母之象也

父以陽居陽正位乎外必能正身率物而主一家之外政固

嚴君也母以陰居陰乎內必能正身內助而主一家之內政亦嚴君也故家人嚴君舍二五不足以當之家人嚴君見有利貞之義

父父子子兄弟夫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此以卦畫推之見其有父子兄弟夫婦各正之義亦所以盡家人利女貞之義也

一家之中父子勢分最為隔遠此卦上九以陽居上初九以陽居下二爻相去隔遠故為父子之象而上上初下父父子子之各正也比有為兄弟此卦九五以陽居上九三以陽居下二爻相去不遠有比有之象故為兄弟而五上三下兄弟第第之各正也相配為夫婦此卦九五與六四以陰陽為夫婦九三與六二以陰陽為夫婦而五上四下三上二下夫夫

婦婦之各正也正家而天下定猶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不作正家之效說此卦彖傳與他卦不同不釋卦名只以二五二爻發明利貞之義蓋必男女父母父子兄弟夫婦備然後成一家雖不明釋卦名然其所以為家人者亦於此可見矣此一例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自火出猶風化自家而出也故其卦為家人君子體此象也謂家之本在躬脩身之道言行而已故以言則有物無虛言也以行則有恒始終不變也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未行而言斷必行之言有物也又於其道立不易方是有恒也如是則身正身正則家齊而風化之本端矣

初九閑有家悔亡



初九以陽剛處有家之始有家之始義當防閑初九剛陽又能防閑是當有家之始能立紀綱法度以防閑之凡一家之尊卑長幼內外親疎貴賤皆有箇法度以為之持循則一家之人皆守其約束條教不至於害義傷恩矣故悔可亡此文純是占

有家之始法度未立衆志不一自不能無越禮犯分處故有悔必有防閑之始可亡爾程傳曰群居必有悔以能閑故亡是也蒙引謂亦九三悔厲吉之意覺未是豈閑有家者其初皆必有悔待後始能亡之耶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言有家之始人心未變正好防閑之時也待人心既放然後從而防閑之難乎其為力矣此與大畜初九童牛之牯同意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也故他無所遂而所遂者惟在乎中饋爾夫陰必從陽必從男天地之大義也故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以順為正婦之道也婦人而有攸遂則妻反夫綱而奪夫之權矣故家中凡百事務皆不敢自專一聽命於丈夫而其所職惟中饋之事而已蓋必精五飯幕酒漿縫衣裳奉祭祀孝舅姑順夫子其所為者皆職分之所當為自此之外一毫不敢預也无攸遂在中饋六二之貞也占者如之則男女各正家人其宜風化自此而出矣故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此釋吉義言六二之吉是柔順以巽從乎人而不自主事也順以巽只是无攸遂在中饋意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九三以剛居剛而不中治家過剛者也治家過剛人情不能堪有悄悄胥讒衆口嗷嗷之意故為家人嗃嗃之象夫家門之內以恩為主威嚴之過於人情不能無傷未免有悔而可危然法度沿之以立家道齊肅人心祇畏猶為家之吉也若一於慈祥而恩勝義致使婦女嘻嘻然而笑樂之無節則家範不立法度必虧家道於是乎壞矣故曰終吝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未失解吉字失家節解終吝

六四富家大吉

陽主義陰主利六四以陰居陰是善營利之人也在上位或襲父兄之餘資或有意意外之財帛是有致富之勢也故能致

富其家如陶朱猗頓之流也禮義生於富足故其占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大意已見上順在位即本義以陰居陰而在上位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九五剛健中正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是以賢聖之君而得賢聖之后如周文王之得后妃也王者以是至于其家則上可以配至尊而主宗廟下可以宜家人而刑邦國勿用憂恤而吉可必矣象引夫得婦為之內助婦得夫以刑家之說似太狹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夫愛婦以內助婦愛夫以刑家故曰交相愛情既相愛其勿恤吉不假言矣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上九以剛則有賢德居上則為家主在卦之終則有家也又故聖人特言正家久遠之道一家之人皆骨肉之親若待之不以誠信則人不見恩情義乖離不相維繫故在於有孚也然一家之中群情不一人心易流若一於誠信而嚴威不足則人心流放變易生越禮瀆倫將無所不至而家道從此壞矣故又在於威如也有孚則足以固結乎人心而情義不至於乖離威如則足以震懾乎衆志而禮法不至於瀆亂家道可以長久而無弊矣故曰終吉

有孚則恩義以篤威如則倫理以正故為正家久遠之道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此聖人恐人認威如作刑威故為之說如此反身所該者廣身之所具若視聽言動皆在禮法之中身之所接若人倫庶物皆在道義之內如是則身無不正瞻其儀表而人之非意自消望其容色而人之邪心有息雖不厲聲色以作威儼然人望而畏之自有不威之威矣爻辭所謂威如者不過如此故曰反身之謂也

睽小事吉

三三 兌下 離上

睽乖異也為卦上火下澤上火只管炎上下澤只管流下其性相反睽之象也中少二女雖云同居其志各在其夫家而不同歸亦睽之象也故其卦之名曰睽當人心睽離之時本不可大事然此卦之德內兌而其德為和悅外離而其德為文明是有和悅之德而濟之以通達之才也此卦之變有離

來者柔自二進而居三自中柔來者柔自四進而居五自家  
人來者兼之亦自二進居三四進居五是性質本柔而得剛  
以濟之也以卦體言則六五得上體之中而下應九二之剛  
是在已有德而輔相得人也有此三者是知當人心乖離之  
時不足以合天下之睽而成天下之大事而小事無待衆力  
之助者或可以濟也

此卦有三者之善而不免於睽離者其睽出於他人而不在  
已如三國鼎分海內人心渙散本於漢室之亂不在於曹劉  
孫吳三氏也以曹操劉備孫權之雄畧而不能一天下以成  
帝業可見睽之害大其可小事而不可大事者乃遭時之不  
幸非才力之不足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說見卦辭

兩動字不偶動而上炎上也動而下潤下也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說見卦辭下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  
睽之時用大矣哉

天地以質而言則天陽而地陰以位而言則天上而地下天  
地睽也然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相合而成化育之功其事實  
相同也以質而言則男陽而女陰以位而言則男外而女內  
男女睽也然夫欲刑家婦欲內助相與以求為生其志實相  
通也飛潛動植之生異形而殊質殊分而異方萬物睽也然  
睽不終睽睽必有合異不終異異必有同舉一物而物物皆

然是其事盡相類也曰事同曰志通曰事類兩者之合而為用也然兩者之合原於兩者之睽故不曰合之時用而曰睽之時用蓋動不生於動而生於靜也  
其事類與其事同具其事同天地生物之事也其事類萬物有睽有合之事也  
睽是不好之卦聖人却尋出好處來說亦是實理而非牽強可見聖人曾襟不比尋常蓋常編三絕之後其得於易者深矣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君子不違衆獨異而必與人同然習俗多非人情易失故不徇衆苟同而必有所異不必於同而必於異此所以為君子而異於人也故曰君子和而不流群而不黨二卦合體而性不同同中有異也君子以同而異亦同中有異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初與四皆陽而无應是位分既無相關之素情意又無相得之歡孤立無與不可以有行是有悔也而當睽之時初九是陽九四亦陽同德相應是雖無相關之素相得之歡然以之同處艱危彼此各欲求濟於是相與而相求初既得四可以行矣故得悔亡其象為喪馬勿逐而自復蓋馬所以行也睽獨則不能行是喪其馬也四既相與則能行矣是勿逐而馬復得也然當睽之時君子固所當親小人亦不可拒之拒絕小人亦非遠害全身之道也故惡人之我求亦必見之而勿

絕焉則不至取怨於人歛禍於己而咎可无矣  
劉備結好孫吳以拒曹操似初九之喪馬自復也及孫權妻  
之以妹而入吳亦見惡人以避咎也與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此明所以見惡人之故也言非得已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九二與六五陰陽相應官相遇者然居睽之時乖戾不合必  
有他故而失其歡者然本其正應君臣之義定之自昔不可  
以一時之故而失平生之歡故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始得  
无咎如周公相成王遭四國流言成王之心不能無疑是亦  
睽之時也周公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我無以見我先王公乃  
辟居東都三年罪人斯得後公又為鷓鴣之詩以貽王及金

滕之啓周公之心始白王

乃遇公以歸是亦遇主于巷之意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此是恐人疑遇主于巷為天道故如此為他解釋言九二之  
於六五委曲宛轉相求而得會合近於為邪而失其道也然  
本其正應雖委曲宛轉相求亦是施於其所當施而不為過  
故曰未失道也程傳至誠感動竭力扶持雖好但恐非此爻  
本義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六三與上九為正應不幸處二四二陽之間其欲進以會於  
上也二從後而曳之求與之合也四從前而掣之亦求與之  
合也夫二四雖求乎三而三終不肯從乎二四然上九不諒  
其心而猜疑於此乎積矣故從而天劓之但不勝正故其

始也雖有曳掣天剗之傷終則妄求者去正應者合蓋二四之心至是而各休上九之疑至是亦釋矣天是去髮之刑剗是去鼻之刑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不當謂處二陽之間遇剛謂遇上九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九四陽也與初九本相應之交不合亦是陽與陰不相應是睽離孤立者也然當睽之時人情患於无與各欲求合以相濟而四與初以陽遇陽乃以同德而相與故為遇元夫交孚之象然人之相與在無事之時則安常處順而譽孽無門處多事之秋則變故橫生而風波易起故九四之於元夫又必危以處之委之腹心以致其誠慎其舉措以杜其嫌疑則

終合而无咎矣

此文如晉劉琨與段匹磾本是非類不幸長史以并州叛降石勒劉琨奔薊匹磾見琨與結婚姻為兄弟歃血同盟翼戴晉室是遇元夫交孚也乃以子群之書為匹磾所得琨遂被殺可見睽之時若非危厲難於免咎然後知聖人之體悉世態人情也

此文頗難者蒙引謂睽孤且勿露出初九爻至下文遇元夫方可露出依此却似兩人了依愚說亦不相犯且有序

象曰交孚元咎志行也

凡人處睽之時其志未必不欲求合今九四睽孤遇初九之同德而相信之則有謀有助濟睽之志必行矣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六五以陰居陽或所處非其地或所為乖其方本當有悔也  
雖有悔而卒能亡之何也蓋六五以柔居中而得九二與之  
相應柔中則有虛已下賢之美得應則有明良相得之歡是  
其與二合也有若噬膚之易者然以是而往則可以匡吾力  
之所不逮成吾志之所欲為睽無不合而事無不舉矣何咎  
之有

宗黨也二與五相應固其黨也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厥宗噬膚君臣易合之象也以是而往則自足以立非常之  
功建非常之業矣不有慶乎此其所以无咎也

常說是解悔亡无咎係出見似左深一節言厥宗噬膚以是  
而往又有福慶也豈但悔亡无咎而已哉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  
往遇雨則吉

上九與六三為應三不幸處二四二陽之間欲進與上合乃  
為二陽所制在三本無從二陽之心上九以剛處明極睽極  
之地剛則果毅而失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睽極則拂戾而  
難合故其象為睽離而孤立六三本不汙於二陽也而彼則  
以為汙本無受汙之事也而彼則以為有其以為汙也如見  
豕負塗其以无為有也如載鬼一車於是遂欲射而去之矣  
故先張之弧然無是事者其事必白空有是疑者其疑必釋  
少間則說之弧蓋至是始知其匪寇而實親也往而求之遂  
得相遇合而吉矣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群疑指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至說弧則群疑亡矣

三三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本義曰蹇難也又曰足不能進行之難也明其為行之難也蹇字從寒從足是所以行故蹇為行之難見險而止即足不能進行之難也此皆明卦之所以為蹇

卦名為蹇取卦德見險而止之象凡人之居於險阻而不得有行者皆是

東比險阻又艮方也是二義東北險阻以天下大勢言又艮方是就卦上取乃文王後天之卦

方在蹇中不宜走險如戰國諸侯西有強秦之患乃自相攻伐劉備北有曹操之難乃耻關羽之沒而伐吳漢後主之時

國勢既弱乃連年出師北伐皆在蹇而走險也如沛公入關而見羽鴻門就漢中之封而不攻羽乃蹇而不走險也

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蓋卦自小過而來陽本居四人則進居於五而得上體之中是進而得其所安有平易之義故利

西南得所安猶云安從坦道退則入於艮而不進其退為誰指九三也九四進而居五則九三為退三雖不退以四之進觀之則為退矣退則入於艮而不進東北艮方正卦中所忌也故不利

利見大人占者若是在下之人則大人當兼德位說若是在上之人則大人專以德言如劉先主之於孔明唐肅宗之於郭子儀也

豕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言蹇之義難也卦之所以為蹇者蓋此卦之德坎為險而居乎上險在前也艮為止而居乎下見險而能止也見險而能止則不陷於險矣其知大矣哉

見險而止與能止不同見險而止是勢不得不止止不在我也能止是可止而止止在我也加一能字所以替其知也

釋卦名義而因替其美所以勸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

言蹇利西南者以此卦之變陽自四進而居五得上體之中是平易之地也故利西南

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其道窮是解不利其義自卦變來猶需卦彖傳往有功解利涉其義自兩象來言不利東北者以此卦之變九三退則入

於艮而不進艮方其所忌也故其道窮而不利也

九三非卦變亦謂之卦變者因四進居五而得也

利見大人往有功也

蒙引往有功是本卦體有大人之象若作虛說則下文貞吉却是本卦體今但得依其說

當位貞吉以正邦也

言卦之六爻陽則居陽陰則居陰而各當其位正之義也故能貞則可以濟蹇而得吉又由是可以正邦不但濟險而已也正邦又是推出一步

蹇之時用大矣哉

言蹇之時必往西南不利東北必見大人必正然後其蹇可濟則其時用不亦大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及身脩德

山既險阻上復有水難以措步蹇之象也行有不得人之蹇也君子以之反身脩德者有失而致之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如是而脩焉將見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而蹇可濟矣

初六往蹇來譽

初六當蹇之時往則險在前遇險而不能進蹇也不往而來則有見幾知時之知是有譽也

隆山李氏曰占人生居亂世無官守之責類皆高蹈遠引以待天下之清卒之身名俱高傳播萬世夫是之謂往蹇來譽與夫履富貴而蹈危機以致身名俱仆為後代之指笑者有間矣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此發明來譽之意謂初六往蹇來譽之時非謂其勿往也謂宜待時而往也無夫子此說初幾為無用之廢人矣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六二柔順中正是靖恭忠盡之士君臣之義纏綿固結於其心者也上應九五而在險中君在難也故能不避萬死一生之難以求濟之是為蹇而又蹇初不為一身之謀也諸葛孔明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其二之謂歟

匪躬之故是言不為一身之謀蒙引云所以蹇而又蹇者初非以其身之故似是疑為一身謀方爾蹇蹇故如此解之似乎不通世豈有為身謀而蹇蹇者耶其為身謀而不蹇蹇者皆是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此以明忠臣義士之心也與大過上六象傳同旨

九三往蹇來反

此爻以六四參看頗難九三陽剛只云來反不許往濟六四陰柔則云來連許其往濟又連九三皆許之何也象引謂三與四乃上下體之別又謂三在險之外四則入於險故其象不同似未透徹依愚見六四位近九五乃近君大臣三居下體無位是不當事任之人聖人不許三而許四又并三而許之者四者可為之位其勢足以有為三居無位之地自不能為必待四之連引然後足以有濟爾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此是象傳之意爻中未必有此意言九三當蹇之時反就二

陰內之初二二陰亦喜其來本義因此就下箇得其所安

六四往蹇來連

六四既連於九三合力以濟則足亦欲往而非來者矣曰往蹇來連何也往者獨往也來者欲人俱往也上九往蹇來碩亦然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此明來連意當位指六居四實指九三言四以六居四為得其正九三陽爻為實以六四之正而遇九三之實所以為來連以共濟也

九五大蹇朋來

九五君位其蹇也國家治亂所關宗社存亡所係非他人尋常之蹇也故為大蹇然居尊而有剛健中正之德居尊則名

位爵祿足以奔走天下之士有剛健中正之德則道德仁義足以固結天下之士故必有朋來助之將見智者獻其謀勇者效其力而蹇將必有濟矣

九五與六二為應六二是匪躬之臣本義不取與五共濟而取諸朋來者蓋九五之大蹇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二之陰柔又難與共濟五之中節又足以廣致天下之群賢故濟蹇不無望於六二而次於群朋者此也

九五大蹇朋來而无吉利之占程傳謂六二才弱不足以濟本義不取六二爻義似不用其說者依愚見蹇卦五爻皆在蹇中而未出乎險故聖人未許吉利之占上六居蹇之極將出乎險故許其來碩吉利見大人蓋否極則泰物極則反雖云人事亦天道也上六程傳說亦好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天下之難方殷非聖賢之才莫能濟而五剛健中正之德適合濟蹇之用是中節也惟其如是故在大蹇之中而有朋來之助不然則為豎子不足謀天下之賢有望望而去者矣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此爻本義已在卦極往无所之益以蹇矣蒙引有疑蹇可疑按自初至四皆未在卦極而亦往蹇何也六四來連九三合力以濟九五有朋來之助皆不得吉利而上六吉利又何也依愚見上六往蹇以在蹇之時與三四同其有吉利之占則上居卦之極為出險之時爾但本義當時必有所見今未能正姑記于此以俟知者評焉

本義云來就九五就象上解又云利見大人指九五就占上

說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志在內雖有所指而未明言其為四以從貴始明言之也以從貴不作推本說如此卦外比於賢以從上例

新刊增訂的藁易經存疑卷之五終

新刊增訂的藁易經存疑卷之六

廣東愷學同安次崖 林希元 著

同安知縣丹徒中齋 陳文 校正

同安教諭程鄉門生 黃世龍

同安訓導新寧後學 譚文郁

同安訓導長泰後學 蔡 璽

邑庠生 男 林有梧

邑庠生 孫 林學范 全校

三三 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解難之散也為卦下體坎也其德為險上體震也其德為動震動在坎險之上是在險能動也居險能動則出乎險之外

矣故為難之既散解之象也

難之既散斯民方離湯火殘傷之災乃元氣復還之始正當  
培養調息之時也若以煩苛嚴急治之則人情弗堪而元氣  
必為之損故利於平易也若无所往而不安靜則自啟事端  
自作禍孽必害平寧之治故利於安靜若有所為而不疾風  
則遷延歲月養釁釀禍或生意外之事故不利又為煩擾也  
成湯放桀之暴而以寬治武王伐紂之暴而反商舊政有得  
於西南之義矣漢光武隴蜀平後不復言兵潁川盜起即日  
討平有得於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之義矣

天下之難方解病者才瘳傷者未起必在安全培養而後生  
意復完故无所往則宜來復其所而安靜有所往則宜早往  
早復而不久為煩擾然後斯民無生離死別之憂而有室家  
之樂問閭無差調餽輸之苦而遂生息之天是以吉也不然  
無聊困苦之餘又從而促之一脉生意其存幾何未有不激  
變生災而至於覆國也

天下之難既解國家之元氣方復問閭之生意方蘇正當培  
養之時也必當掃去煩苛嚴急而存寬大簡易之政然後人  
心懷而安之故利於西南也若方隅寧謐而無意外之警是  
无所往也即當來復其所而安靜歸將於朝歸兵於野與斯  
民相安於無事之天如是則不激變生災蒼生蒙福而吉可  
得矣如或事變生於意外風波起於旦夕是有所往也則宜  
早往早復兵不再籍後不三載速收平定之功如是則不養  
釁釀禍國家治安而吉可得矣

程傳謂无所往是天下之難已解有攸往是當解而未盡者

象引謂只當泛說難後安得盡無事看來象引為是當從  
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說見卦辭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

坤之象為衆其義為平易此卦自升而來三往居四入於坤

體是為得衆有平易之義故其占利於西南

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有攸往風吉往有功也

其來復吉者蓋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得其中是

即所安也有安靜之義故來復其所而安靜有攸往風吉者

亦以九二得中能即所安有不久為煩擾之義故能早往早

復而有功也

卦變只是三往居四一得其中亦謂之卦變者蓋二之得中

是因三而得也象引說見蹇象傳下

乃得中象引有二說一說二居其所而得中是即所安之意

故以釋无 往其來復之象一說九二得中能審時宜故能

來復風往 吉 說不同今以解利西南蹇利西南往得

中之 覆 從前說為是蓋均有是義故其占如之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其 窮冬閉塞之時天氣不下交地氣不上騰

其 閉舒既而天道下降地 一行天地之氣網

其 解由乎春而為雷雨 為雷雨以動之雨

其 者於是 拆矣 大地一解而功用

其 時其大矣哉

其 中 意達於外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作也田不交

象曰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雷雨作也田不交

初六无咎

天下難所

而有九四

而下善守

而如也則

初六柔在下則能

柔在下則能

柔在下則能

柔在下則能

柔在下則能

柔在下則能

柔在下則能

柔在下則能

柔在下則能

柔在下則能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象引曰貞吉二字是占田獲三狐得黃矢自是二之貞也貞者能守其正則無不吉矣卜田固吉去邪媚亦吉也

此爻本義既曰大抵卜田之吉占亦為去邪媚而得中直之義以下田為先去邪媚為後曰大抵曰亦又皆未定之說亦難以命題今亦姑依本義為之說欲求一定之說未也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得中道不是得中直尚在得中直之前言九二去邪媚得中直能貞而吉者由其居下體之中得中道也已得中道然後已正而物可正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六三陰柔居下之上則不中以陰居陽則不正以是而居下之上是無才德而竊據高位者也處非其據終必失之故其

象為負且乘致寇至雖云得之以正而非詭道然其德不稱畢竟可羞故其占為貞吝避而可免此朱子教人之意也在三恐未必能然

負且乘言有負之人而且乘車也故大傳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此夫子以義言之爻辭未有此意需九二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亦是此意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四與初相應初則以陰居陽四則以陽居陰而皆不得其位是其相應不以正者也但四陽初陰其類不同四終是善類初非其類也道不同是初固所當解而四亦庶幾其能解之

也故聖人戒之曰若能解去乎初則同德之朋至而相信矣  
○此文取義是不可曉初與四應則取其剛柔際而得无咎  
四與初應則為不善而能解之他卦初四相應亦未有為不  
善者此獨為不善何耶愚意四居近五乃大臣之位大臣之  
義無私交四位大臣與初相應而皆不正有私交之嫌故聖  
人因而致戒蓋教人散私黨而上結於君者歟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象引曰未當位兼初與四所謂皆不得其位而相應者也故  
在四之陽當解初之陰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五當君位乃與三陰同類則盡心志蔽主聰妨政害治無所  
不至矣可哉故占此文之君子維能解而去之則社稷生靈

之福也何吉如之然君子之解將何以驗之驗諸小人之退  
而已小人若退則吾為能解也若曰吾欲去小人而小人尚  
在側則是未嘗解也蓋庸君世主固有外迫公議必欲去小  
人而內牽私愛姑飾辭以掩天下之耳目者故聖人如此立  
言其旨深矣

六五本與三陰同類未必其能解也聖人為社稷生靈計故  
如此開導之爾九四解而拇意亦如此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言君子有解以小人之退為驗也象傳之意與爻辭同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上六以一陰居一卦之上是小人而居高位若隼之在高墉  
之上也王公得此必射而獲之則子孫黎民均蒙其利矣故

曰无不利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小人妨政害治故謂之悖

三三三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下卦本乾上卦本坤今乾之上畫變陰坤之上畫變陽是損

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也此是聖人名卦時看得

有此象非真乾上畫陽變陰坤上畫陰變陽也

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程傳有二義氣通上潤是一義深

下以增高是一義澤在山下其氣上通潤及萬物百木固損

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也下深則上一益高下面只管深去上

面只管高起來亦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也

損下益上以上下言損內益外以內外言剥民奉君之象總

承上四句

有孚信實也謂損其所當損而不妄也蓋國家或不幸天災

流行飢饉荐臻或蕪之師旅之興取民常數之內有不足用

其勢不得不於常數之外取諸民以自益是損所當損而不

妄乃有孚也若非天災流行師旅之興或營作土木或窮兵

黷武以致倉廩空虛乃於常數之外立名色以取諸民則不

當損而損其損也妄非有孚也

何謂損所當損后非民不食民非后則克皆匡以生上不足

用義當取之於民民見上之不足義當供給之故為當損也

損所當損而不妄則民知上之取於下也非得已咸樂供輸

而事易濟故為大善之吉也若妄損於民民不樂輸嚴刑峻

法以促之或生意外之變如呂秦驅民築阿房隋煬驅民伐木不惟不足以濟事而反害事矣其得為元吉乎  
損所當損而不妄則終之於理而無虧求之於心而無愧上無悖入之貨民無非上之心何咎之有若妄損於民揆之於理則有虧反之於心則有愧上有悖入之貨民有非上之心矣其能免咎乎

損一本非常法權時用之則可守以為常法不可也損有孚而元吉无咎則不但權時可用雖常用之可也故曰可貞言可守以為常法也故國家不幸遇有此事則此法可用也  
損本拂人情之事行之未免傷民君德治道皆有所損本不利於有往也損有孚而元吉无咎則不傷民不累德不害治决然可行故曰利有攸往

元吉要看得與利有攸往不相犯方是  
元吉无咎本於有孚可貞利有攸往又本於元吉无咎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既言損下之道復言自損之道以終義蓋既以乏用而損於民必當損已而儉於用不然則用於已也易竭取於民也不可繼若又從而取之所謂有孚者將轉為妄所謂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者俱不可得矣故言有孚須說到此其義始備言損而有孚固有四者之應矣然取之於民也既非得已用之於已也又可已而不已殆非處損之道也當損之時將如何其為用哉雖二簋之薄亦可用以享焉夫祭祀宜豐不宜齋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當損之時財用不充欲備物致豐以祭鬼神則不可得苟積其誠意則雖二簋之薄以致享

鬼神鬼神鑒其誠而畧其物亦從而享之矣夫祭祀猶在所損其他用費在所損也無疑矣若用度無節用之不繼不免復取諸民民財有限而已之用恒見其不充上下俱困而國非其國矣其可乎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損下益上下損則上亦損故曰其道上行道者損之道也如此方道字說得去程傳小註彖引俱作利歸於上說愚謂卦以損下取名所重不在於利又難以道為利故不用其說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只添一而字而其義自明聖人之筆也

曷之用二簋可用字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夫子恐人泥二簋可用享之辭而失之固也故解之曰祭祀貴曹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何哉蓋凡物皆有其時當損之時財用不足凡百用費俱當減省鬼神之神亦從與殺焉是二簋之享應有其時爾非謂尋常皆可用也且以卦言之剛豈在所損柔豈在所益今而損剛益柔亦以其時爾又以造化人物言之其日消月蝕者損也日升月長者益也益之不已而至於極者盈也損之不已而至於盡者虛也損益盈虛一與時偕行爾時之未至不能先時之既至不能後皆不能於時而獨遠也然則二簋之用享亦時焉而已使非其時寧可損乎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忿怒也懲治也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故遇忿心之

發須有以治之使其不發欲人欲也窒塞也欲生於心易熾而難止故遇人欲之發須有以塞之使其不流懲忿如止水窒欲如止水

明道定性書曰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朱子曰忘怒則公觀理則順此懲忿工夫

窒欲工夫不過省察克治人心隱微之間動而未形之際天理固當發見人欲亦萌乎其間矣故於是加察焉但是人欲則窒塞之不使其充長大學中肅之謹獨者窒欲之事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上應九四之陰憫其陰柔之疾較所為之事而速往以應之此其意急於濟君而不遑顧其私者也於義得矣故无咎然居下而益上上下下之交尚淺而君上

之事無窮在初濟君之志雖急亦當酌其淺深之宜以益之則其為有漸其言可入而其功易成若不量淺深相與之初盡舉其平生之所有者以益其君如漢賈誼見文帝就為之痛哭流涕舉平生所見盡以獻之不惟一時君父不得盡用向後亦無得說矣豈非不能酌損而無繼者乎

此文如廣平難繼及蒙引有限無窮之說則已事遄往似以利言如舊時卜式助邊之說以愚鄙見焉有臣下有財可助國而者其長久者其說不通亦不特辯矣如不以利言則下之力有限上之需無窮又說不去故愚為此說雖人之所未聞而於理有可通者因書之以俟知者評焉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上應六四其志與之相合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九二在爻則為剛中在人事則為志在自守不肯妄進志在自守不肯妄進九二之貞也故占者利於守貞若征行則是變其所守而得凶矣夫自守而不妄進宜若無益於上矣然由是而啓時君尊德樂道之心止士大夫奔競之習其益於上也不少是弗損乃所以益之也桐江一絲繫漢九鼎清風高節披拂上習可當此爻之義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此解利貞自守而不妄進二之中也而二以是為志所以為利貞總是本義志在自守不肯妄進意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下體本乾乾三陽也上體本坤坤三陰也如此則所謂三則

雜而亂不行為兩相與矣惟乾之一陽上往坤之一陰下來則初與二兩相與四與五兩相與三與上兩相與不至雜而亂矣初二四五以相比而相與也三與上九相去階越以相應而相與也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二句緊緊相接說言三人行則損去一人一人既損去則得其友矣此純是象占者必當致一也

此爻之辭兼舉六爻以三正是常損之爻乃卦之所以為損者故於此言之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只舉一人行而得其友兼舉之矣即本義雜而亂意三則疑所以必損一人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六四陰柔無立是其疾也下應初九之陽剛則是箇賢者資  
之切磨箴規以自益而損其陰柔之疾以友輔仁從善克己  
之道也然救過之道當如救焚拯溺若因循怠惰終不能矯  
偏而歸之正必也晝而有為夜而計過孜孜汲汲敏速以為  
之則雖柔必強疾可去而有喜矣占者能如是則亦可以有  
喜而无咎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損其疾則其疾可瘳矣故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柔順堯之克讓舜之溫恭文王之徽柔欽恭也虛中小心翼  
翼不自滿假文王望道如未見之心也以是而君尊位則獲  
帝位而不疚凡有德氣莫不尊親者矣常慎下益上之時或

遇水旱凶荒或有兵革之事不得已取之於民將見民皆樂  
於供輸爭出財以給公上之需惟恐上之不受雖欲施之有  
不可得而遠者焉故其象為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或者  
衆無定主之辭言人人皆益之不知其所自來也六五如是  
大善之吉也占者有柔順虛中之君德亦當受天下之益而  
元吉矣

本義既曰當損之時受天下之益便是惟正之供之外者象  
引以任土作貢為說恐未是蓋若非柔順虛中之君正賦之  
供亦不可已故難從

十朋之龜龜之直十朋也兩貝為朋十朋為二十貝朋五二  
百一十六十朋直二千一百六十古人有三寶謂天用莫如  
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以龜為寶蓋用之占卜也此

名元龜天子所用又有公龜侯龜子龜等此諸侯以下用之也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六五元吉受天下之益者也所以然者由其行合於天自天祐之也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五之得人者天也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上九居卦之上受益之極始則損人以自益終則自損以益人蓋報施之道也然君上而益下必損已之財以益人則天下之人欲得益者何限亦不能給矣惟夫弗損諸已而益之則其出無窮於人有濟可以塞益人之責而无咎也然弗損之益亦或有不正者如梁惠王所移特民間之粟漢宣帝令民鑄錢以賑饑宋王安石散青苗錢之類如是則雖云惠而不費然於民不見實惠君人之德所損亦多矣何由得吉故必講求善道必已不損於民有濟而於君德無傷乃得吉而利有攸往如漢文帝當黃鵠之後屢下蠲租之詔我太祖既定天下以應天等府及山東河南各省頻年供給之勞屢蠲田租可謂弗損之益而得其正者矣

得臣无家謂人心歸服無遠近內外之限也以惠而不費故也惠而不費則其惠廣矣故有此效

貞吉利有攸往與卦辭元吉利有攸往一辭可以參看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只曰弗損益之一句下文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兼舉之矣如此九五泰九二象傳一例言弗損益之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則人君之志於是乎大得矣或以孟子其道大行

無一夫不被其澤君子樂之為說似稍差

三三 震下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重在損上益下上自上  
卦而下於下卦之下重在上下上申言其損上益下實自上  
卦而下於下卦之下謂其益之究于下无所不利也故曰自  
上下下其道大光

損上益下自上下下益則上亦益矣故其卦為益象引曰  
損則上下通一損也益則上下通一益也要之關於上者為  
多

當益之時无所不益又卦之九五六二皆得中垂下處上巽  
皆木之象是以其占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利有攸往凡事之

益也利涉大川一事之益也損上益下亦不是當事在凶交  
得有許多財物可以益下故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復泛說為  
是

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有上下下其道大光

此以卦體釋卦辭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在人  
事是損上以益下也損上以益下下之受益者感其惠而說  
无疆矣且其所以益下者實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是其  
澤無不周徧海隅蒼生罔弗丕冒也如是則其道大光矣下  
二句申上三句皆見其所以為益也

損上益下看來與損上九一般皆在制民常產之外如山林  
川澤之利損以予民蠲民田租之類不然說不得損上象引  
損上益下是人君薄於自奉專務富民意然薄於自奉只是

不傷府庫之財而下之供自有惟正之常數分毫不得減少者安見得能益下而制民常產又不見自損故愚作制民常產外之說不為無見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

以卦體言卦之九五在上體之中以陽爻居陽位而得其正六二在下體之中以陰爻居陰位而得其正是中正也惟其中正故有為有行无在不利

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此卦之象下巽之象為木上巽之象亦為木皆木道也是為舟楫之象故利涉大川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

動進為也巽入也動而進是有所進為而落心懇到以入之

必當於理而後已如是則理為吾得日增月益而不可量矣故日進无疆

巽順以入之也不順則不能入入則無不順者順以入乃巽也順不足言巽入字重

日進无疆人事之益也

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以卦體言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天之施也以天施地生其益无方也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動而巽時當得益也則日進无疆矣天施地生時當得益也則其益无方矣以此推之凡一切益道咸與時偕行大而

造化小而人事比時當得者无不益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尋常風多有無雷者雷多有無風者自有風雷相益之風雷不是雷之風也

見善則遷未必有過也特見彼之善有勝於此則遷徙而從之爾有過則是有過失了直須更改也見善則遷是未甚善者徙而甚善也有過則改是有不善改而善也朱子語錄曰遷善如滲淡之物要使之白改過如黑物要使之白用力自是不同

遷善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无過矣益於人者莫大於是速於遷善則過當益寡速於改過則善當益純而其交相助益亦猶風雷之交相益也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此爻極難看若以受祿於君為受上之益則抱關擊柝皆有常職以食於上如何教人利用大作必是常祿之外有受上之賜若魏徵之受金甕受絹帛於太宗之類然大事亦必上之人付託之方可有為若無上之人付託則非其分之所當為亦豈能越分以有為意是以事關國家生民大利病者建白於上若漢曹詡治安策之類但其一見君父之初就為人痛哭流涕又舉其平生所為而盡陳之未免不量淺深之失以致絳灌之徒不說而生讒謗其事遂為所阻是未能元吉故不免於有咎也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此是發明元吉无咎之意蓋君下而任厚事已有越分之嫌

而所作又不善其咎大矣故必其所大作者大善而吉然後其咎可免爾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求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六二虛中不自滿假處下則卑以自牧而不矜高皆臣德之極其盛者也若禹之不矜不伐周公之公孫碩膚是矣惟有是德故名位寵祿群然而並至多福畢集百祿是適有或益之十朋之龜之象然爻位皆陰而不足於陽剛恐不能固守故占者必固守其虛中處下之德而求貞焉則能受上益而吉矣然六二以下受上益者若在王者則上帝又在上王者又為下矣故王者占之吉有虛中之德用之以享于帝則實受其福而吉也

或者不知何人之辭言人皆得益之不知其所自來也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曰或益之十朋之龜是益之者衆不但十朋之龜曰十朋之龜是就中偶舉一件言也本義曰或者衆无定主之辭正是釋自外來之旨言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益之者衆莫可定主是何物是皆自意料之外而來也

象引曰本義云或者衆无定主之辭蓋帶十朋之龜而取象之辭爾若受上之益安得有許多人家耶竊謂此說是未得本義之旨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六三陰柔則才弱不中正則德劣本不當得益然當益之時槩當得益而居下之上又立乎多凶多懼之地者以是故亦有以益之然以是才德而居是位故不益之以好事而益之

以凶事蓋雖益之而以凶事雖凶事而實益之也蓋投之險阻艱難之中置之利害憂患之途使之勞筋苦骨困心衡慮于以動其心而忍其性成其德而達其才也爰辭如此占者得之而受上凶事之益也則可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无咎矣然此豈易能哉蓋上之益我以凶事者責望之意有在也三之所以應上責望之意者當如何哉必也存諸心者至誠无妄而外之所行者皆合於中道則能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而不負上之所以責望於君之意而告公用圭矣益用凶事是象无咎是占有孚中行以下乃為之計也

象引可看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固有言固守其本心之德蓋秉彛之德乃人之所自有或不

能不因物而遷益用凶事乃所以動心忍性固有其德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以益下為心而合於中行其所以益下者合於中道也如是

則真是以利民矣故告於公而公從之

告公從上之人信之也利用為依遷國下之人信之也皆以

益下中行故也

四居大臣之位者也大臣能以益下為心則凡獻納陳謀於

君為君者必諒其志在於為國為民而無不信從者矣雖用

為依以遷國亦利也蓋國者宗廟社稷之所在百官萬民之

所居一欲改遷許多動搖其利害所關不小宜乎不可遷矣

苟于民物有利則雖用之為依遷國民亦信之矣是无不利

也盤庚遷殷在避水患太王遷邠以避狄人從之者如歸市

矣何不利之有

古者遷國必有所依如周秦漢依山河之險遷都關中是也亦有依大國者如晉鄭之依周邴之依晉是也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四告於公而公從之者由其志存於益下也夫苟其志在於益下則番事揆策而君必用其直諫見悃誠而上必然其信未信而諫則人未免以為病已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惠心上惠下之心也惠我德下以上之德為惠也上惠字死下惠字活而皆有孚焉上以誠感下以誠應也

九二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而當益下之時是有誠實惠下之心也占者勿問而无吉可知矣蓋下之人必誠實惠我之德也

也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程傳曰人君有至誠惠益天下之心其元吉不假言也故曰勿問之矣天下至誠懷吾德以為惠是其道大行人君之志得矣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懼凶

陽性務進居益之極求益不已貪心無厭終必為人所賤故有莫益之或擊之之象求益不已正立心勿懼者故占者立心勿懼則凶即是莫益之或擊之也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求益不已豈特莫益之而已哉其莫益之者又從其求益之偏辭而言也若究而言之則又有擊之者矣豈但莫益之而



已哉

三三 乾下 兌上

夫揚于王庭乎號有厲告自也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夫決也決者必然之辭不止於去言去之決也以五陽之盛而去一陰之微決然其去之不遺餘力矣故曰決之而已以盛陽而去衰陰其必勝者勢也聖人繫辭拳拳於決之道者理不可忽而勢不可恃也

卦辭五句當作五項說

揚于王庭正名其罪也原來君子之去小人必正名其罪者豈徒欲情真罪當使彼無辭而心服哉嘗欲暴揚其罪於天下使奸人無所揜其惡無所逃其罪爾如唐高祖伐隋煬後世猶恨不正其戮父之罪吾中宗武后後世猶恨不正其

鞏唐之罪是豈慮無以服其心哉正為罪大惡極無以暴揚於天下爾蘇軾作貶呂惠卿制詞曰惠卿以斗筭之才穿踰之知首建青苗次行助復均輸之政自同商賈于貨之法下及鷄豚云天下傳誦稱快正得揚于王庭之義

決小人非衆力不克衆力非乎號不齊若陳平交歡周勃以誅諸呂狄仁傑密結五王以去二張符乎號之義矣

君子之防小人也常踈小人之謀君子也常巧彼非雖著吾力雖齊若安然自肆以為無事而忘危懼之心未有不生意外之事者若諸呂得志陳平無居深念陸賈直入坐而平不見陸生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生曰足下極重責無欲矣不過慮諸呂爾平曰然因請教謀諸呂之事若陳平者可謂能有厲者矣五王既誅二張薛李相謂張柬之敬暉

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爾夫何能為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嘆曰吾不知死所矣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常存公輩無葬地若不早圖豈勝無及不從故不久而禍作是

不知聖人有厲之義也

邑是私邑告自邑告命自其私邑也自其私邑告命所以治私邑也故曰先治其私只是躬自治爾唐文宗與李訓鄭注謀誅宦官二人相挾朝夕計議言無不從聲勢烜赫於是平生絲恩髮如無不報者訓又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其所為如此宜其不能誅宦官及自取滅亡也唐宦官曰南衙文臣眩動數十萬謂我曹亂天下不亦過乎是失自治之義無以服小人心也漢張猛周堪前尚書之輩亦是

如此

不利即我言當有深謀秘計不可尚威武也夫五陽強盛之時威武其素有也若無深謀秘計而專尚威武以勝之則必不能勝而適足以取禍惟不專尚威武而有深沉之思若漢諸呂為患陳平燕居深念納賈生之計而結歡平勃卒能誅諸呂而成安劉之功可謂得不利即我之義矣利有攸往是許其決之也言有是五者則可以決矣蓋以是決小人小人必無不去也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

分明是以卦體釋卦名義本義不言不知何故

健而說決而和

彖引曰健而說以德言決而和以事言惟健而說則決而和

矣是言卦有健而說之德故見於人事決而和也然觀彖傳  
解易之例人事就在卦體德中無有就卦體德上體貼人事  
如此卦者依愚見健而說以卦德言而人事在其中決而和  
是贊美之辭決字指卦名和字通指健說蓋健則有發強剛  
毅之氣而無逡巡畏縮之心其決也不失之不及說則有寬  
緩詳密之為而無忿躁急迫之病其決也不傷於不及無過  
不及而得其中無所乖戾而得其和也周子曰和也者中節  
也即此和字意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

以一小人加于衆君子之上匪德而據高位也故為小人之  
罪而當揚于王庭不知本義為何不取此義  
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

其危乃光危者使平也解有厲意孚號帶言

告自邑不利即我所尚乃窮也

謂尚威武乃困窮也故不利即我

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此卦五剛一柔剛復長去則柔盡去而為純乾矣此見小人  
有垂盡之勢攸往之所以利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於天豈有是理只是雨澤之氣積於上則下決為雨爾  
雨澤之氣上積於天其勢必下沛決之象也故其卦為決施  
祿及於下猶澤上於天而潰決也此君子體易之事也若居  
其德惠而不流及於下則非潰決之意矣故忌

本義未詳彖引曰夬傳例無反辭此卦之象辭有反戒故曰

未詳不然義至明也何未詳之有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壯于前趾兼當決之時居下任壯三意蓋當決之時志銳於決者趾在下而進動之物初居下當趾之處則有趾之象居下本欲上進又以陽居之則益銳於進是為任壯也故為壯于前趾之象居下而壯于進勢既有所不足而事又有不善其不勝也宜矣君子之去小人事成則以為功不成則禍及身而國亦隨之適足以為過而已若杜喬李固之於漢李訓鄭注之於唐是也初之不勝不足采其志之不就直當咎其事之不臧也故曰往不勝為咎蒙引曰其不勝者自為不勝也故曰為咎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初九居下而任壯其勢不可勝也勢不可勝乃往而不顧直是可咎知時識勢君子所尚見險而止是乃為知不勝而往咎將誰諉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九二剛而居柔不過乎剛也况又得中道故能內懷兢惕外嚴號呼以自戒備有備無慮故雖暮夜之間卒有兵戎之變亦自有防禦之道不必恤傾危之患矣

惕心懼也號事懼也暮夜意外之禍也心懼事懼雖有意外之禍亦可無患有備故也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凡自防之疎者良由中道之有疚遇事而不能酌其宜爾今九二居下體之中得乎中道也得中道故不任壯而戒備故

雖有戎亦可勿恤也

象傳只用本義得中一意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九三當決之時則其勢有所恃以剛則其資足以挺過乎中則所以用剛者又不得其當是欲決小人而剛壯見于面目也夫小人之傾險無所不至君子無深長之思而徒挺剛忿之氣將見吾未能有加於彼而彼先有加於我矣凶之道也故其占凶要之君子何必然哉顧其本心何如爾本心果是要去小人則雖與之合如獨行遇雨至於若濡而為君子所愠終必能決去小人而无咎也

壯于頄九三也遇雨若濡亦九三也胡一爻而兩象耶蓋九三本與上六為應然其性體之剛則能果決其決而不牽於私者也但其決之過於暴爾即人以過於暴故為之危曰壯于頄凶以其不牽私愛故為之謀曰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曰終无咎則知暫時不免有咎也所謂遇雨若濡有愠是也說者當有此意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九四以陽居陰不足於剛也不中不正才與德俱劣也惟其如是故其心不能自靜其才不足有為也惟其心不能自靜也故居則不安必與衆陽俱進而為臀无膚惟其才不足有為也故雖與衆陽競進而竟不能遂其進故為其行次且為九四計者當何如哉若能自知自屈以已不足有為也不與

衆陽競進而安出其後凡其出謀吐慮一一聽從於人吾在君子黨中惟因人成事爾如是則能遂其進而悔亡矣然以四如是之性行而當如是之時勢肯但已乎故雖聞牽羊悔亡之言而亦必不信也象引曰譽无虜其行次且危之之辭也牽羊悔亡教之之辭也聞言不信所以激厲之使必信也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以陽居陰位不當也

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剛則明柔則暗居柔則暗而聰不明是以聞言不信也

九五竟陸夬夬中行无咎

九五當決之時為決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陰其入於小人也深矣故有竟陸之象蓋竟陸感陰氣之多者五既入小人之

深其勢似難於決者然為決之主其義不可不決而五為陽爻又庶幾其能決者故聖人教之曰占者若決而決之不為過暴而合於中行則小人可去而无咎矣夫決志之堅也中行事之善也不壯于趾不壯于頄中行之理也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此夫子誅心之論也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中正之義而无咎然於中道未為光大也宋神宗以人言而罷王安石是中未光也故不久復用

上六无號終有凶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自一陽之復此時陰已漸消積至五陽之夬則衆陰之消已盡僅有一陰而無復有黨類矣故曰黨類已盡夫以五陽之盛而決一陰其勢豈能存故終有凶而象傳曰不可長也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姤女壯勿用取女

姤之義遇也遇之義不期而遇也此卦一陰之生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是不期而遇也故其卦為姤春秋隱公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胡傳曰遇者草次之期古有遇禮不期而會明造次亦有恭肅之心觀此則遇之義得矣  
自五陽決一陰決盡而為純乾之卦方喜小人之盡去君子之滿朝也而一陰忽然生於積陽之下實出於意料之外者故曰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

一陽復生於下其卦為復一陰復生於下其卦為姤陰陽之復同而各卦不同何也復者復其舊也有喜幸之意姤者不期而遇也有憂駭之意陽復則喜陰復則憂聖人之情見矣

○本義云遇已非正又以一陰而遇五陽是兩意看已字可見然皆自姤字內取文德不貞而壯之甚本是承上兩句說本義曰壯之其實自下句而生蓋遇已非正固可見女之壯矣又以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

夫姤之象為遇是不期而遇也不期而遇是非六禮所聘所謂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者故為不正遇已非正况又以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故其象為女壯若是娶以自配必害乎陽故其占勿用取女

誠齋楊氏曰陰陽之相為消長如循環然剝者陽之消然剝極為復不旋踵而一陽生決者陰之消然決極為姤不旋踵而一陰生邵子曰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和家

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柔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柔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本以卦體釋卦名本義不言者亦以此類易中言之已詳故  
止曰釋卦名而卦體之義自見爾依本義是陽遇陰依彖傳  
是陰遇陽彖傳乃本義以一陰而遇五陽意蓋彖傳是為下  
爻勿用取女不可與長而設也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取女將與成家為長久之計也此卦之象為女壯取以自配  
必害乎陽矣何可與為長哉故曰勿用取女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此是就陰陽相遇上取象不重在一與五上

言此卦之體以五陽而遇一陰以一陰而遇五陽則是天氣

下降以交於地地氣上騰以交於天天地相遇也天地相遇  
則乾元資始坤元資生萬物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形  
色色咸章著而不可揜矣

名卦為姤以淑慝之陰陽言天地相遇以不可相無之陰陽  
言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剛以德言中正以位言亦是卦體

又以卦體言之以九之陽畫居五之陽位九為剛五在上體  
之中以陽居陽為正是剛遇中正也剛遇中正所謂聖人在

天子之位也由是舉三重之道興禮樂之教禮樂刑政四達

不悖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矣是其道大行於天下也

○姤本是不好卦曰天地相遇剛遇中正是就不好中取箇



好地說與睽象傳天地睽而其事同同旨  
之時義大矣哉

本義云幾微之際聖人所謹是以始之本義言依愚見只是承上文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剛遇中正天下大行而嘆其時義之大與睽之時用大矣哉同意但朱子既為此說誰敢更作張主姑記之以俟後聖爾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風行天下無物不遇后以施命誥四方無人不遇是亦人君之風行也只是命與民相遇如風與物遇相類不必用中溪君臣之心相遇意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初六一陰始生於下其終必盛其勢可畏故聖人因為之戒

曰若能堅於自止而不進以害於陽如繫其車以金柅然如是而正則吉若有攸往以害乎陽則必立見其凶蓋自古小人害君子未有能獨存者况五陽之盛在初六未必勝之故聖人豫為之戒雖為君子謀亦所以為小人謀也然初陰在下而方進其勢必不可止如羸弱之家必蹢躅而進剥床之災只在於目下為君子者宜深為之備不可以其微而忽之也程傳繫于金柅作君子止小人說未是遠依本義為是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言所以繫于金柅者以柔道方進也故用金柅以止之人之進必相牽故以進為牽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貞

魚陰物也初陰爻故為魚象九二位在上與之相遇是時初

陰之勢尚微猶在二管轄之中如包中有魚者然當此之時  
二猶得制之故曰制之在己若能制之則小人不得肆  
君子之福也故吉若失此不制使進而遇衆陽則受其害者  
多矣故曰不利賓丁謂為寇準拂鬚時包有魚也寇準不能  
制及從而進之焉卒之其身自不能保是昧於不利賓之義  
也蒙引曰賓謂他人自主人身外皆為賓也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義字有味此夫子之深意也九二當初陰在其管轄之時義  
當制之不可使及於賓也此以制陰之責責君子也

九三警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九三以陽居陽是過乎剛其性暴也居下之上是不中其行  
偏也下欲求過於初則非相應之位而不得遇上欲求應於

上則是剛陽之爻而不相應然惟賢者為能見幾而知止標  
三之為人其能知止乎故居則不能安而必欲進據三所處  
之地豈能得遂其進乎故雖欲進而不能遂其居不安也為  
警无膚其行不進也為其行次且占者如此可謂危矣然凡  
得於陰者往往亦失於陰故小畜之三卒致說輻之虞而兌  
之九五不免乎剝之厲九三既無所遇亦無陰邪之傷矣故  
雖危厲而无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此與初六相反初六曰柔道牽言得進也此曰行未牽言未  
得進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初六居下為四正應本我之民也已遇於二而不及於已則

民心去已而他屬而已無所有猶包之无魚也民心既離喪  
亡无日矣占者如是凶之所自起也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民之去已由已致之是非已之遠民猶已遠之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瓜在地上蔓生之物故曰陰物之在下者其味甚美其實最  
容易潰爛故曰其美而善潰此以象初陰亦有不能久之意  
杞之為木高大而又堅實以象九五陽剛中正主卦於上主  
卦於上猶杞木之高大也陽剛中正猶杞木之堅實也九五  
不主君位說為含章有隕自天說不去豈有為君而不能勝  
小人者耶蒙引謂是衆君子之領袖亦是

九五以陽剛中正主卦於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其象如

以杞包瓜然此其志直欲以力勝之矣然陰陽相勝時運之  
常陰之勝陽者時也命也力能如之何哉若能含晦章美靜  
以制之則陰有時而往陽有時而復而有隕自天矣

有隕自天不期之辭謂忽然如從天而降下也以高大堅實  
之杞而包其美善潰之瓜豈有不勝之理然而必含章者所  
謂時也命也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亦時焉而已  
含章不是全無所事是用意周密不動聲色而自有以消患  
於方萌也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

以其中正故能含章不然則為九三之瞽元膚其行次且矣  
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不舍命順乎天命也即是含章其志能順乎天命故陰有時

去而有隕自天

上九姤其角吝死咎

姤其角言其遇以角也角剛而在上之物以角求遇安能遇哉故曰不得其遇為可羞吝然陰邪之傷由是免故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言上之象為姤其角是居姤之上而無所遇其勢窮促也故可羞吝

三三 坤下

萃身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坤順兌說我順而從乎彼彼說而樂乎我彼此之情聚也九五剛中誠實而下交六二柔中誠實而上應上下之情聚也澤上於地何謂萬物萃聚之象凡百果草木發榮滋長皆水

澤上行故能如此使水澤不上行則枯死矣今人伐柯其樹已斷根頭在地上水循上出可見澤上於地之義

王假有廟承萃字說來謂萃則可至于廟以享祖考也其萃者精神萃也所謂人必能萃已之精神然後可至于廟以假祖考也

大人兼德位說萬物萃聚若不得人治之則散而無統欲得亨不能也然無位則威不行無德則才不足二者缺一皆不可大人有德有位則法立而能行所以能治萃當萃而占是卦者必見大人然後可以得亨也

見大人雖可以得亨然所萃不正亦非大人之所與也故必利於正然後可以得亨萃不以正則人聚為苟合財聚為悖入學聚為偽學皆非大人之所與也故不足以致亨

利貞與利見大人只是一事觀彖傳合解可見  
祭祀責誠貴豐豐所以致其誠也當萃聚之時若不用大牲  
是以天下儉其親也而誠有不至矣惟誠不至故物不腆而  
神不之享故必用大牲然後吉  
損用二簋非薄乎神也時乎無也萃用大牲非厚乎神也時  
乎有也無則儉有則豐豐儉惟時非誠有至不至也  
興工舉事必相其時時屈舉羸古人所戒當萃之時財力豐  
足興工舉事必然饒裕而無匱乏之憂矣故利有攸往  
王假有廟占之吉也必萃而後可成也利見大人身占之吉  
也必萃而後可戒也用大牲吉占之吉也必萃而後可用大  
牲戒也利有攸往占之吉也必萃而後可攸往戒也故曰皆  
占吉而有戒之之意詳見象引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說見卦辭

彖傳只用卦德卦體不用卦象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致孝享是補卦辭意王假有廟意含糊不明故補足其意言  
王者至於有廟所以致其孝享也孝享是一串說人之享祖  
考皆是孝心所形故為享為孝享猶書曰孝思也致即致敬  
之致猶云行孝享

聚已之精神尚在孝享前象引說

利見大人享聚以正也

此是舉利見大人享利貞二句而合解之言聚之時必見大  
人而後可以得享者由其聚以正也其聚以正故為大人所

與為之解紛息爭而亨可得矣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天命即理也大往必聚而後有有則用乃理也聚則可以有  
所往可往則往亦理也故曰順天命若非萃而用大牲所謂  
約而為泰矣豈順理乎非聚而往則為時屈舉羸矣豈順理  
乎

蒙引曰順天命朱子之說與伊川不同伊川之說謂聚則宜  
用大牲不然不可也聚則宜於所往不然亦不可也以此為  
順天命朱子之說是謂大牲必聚而後可用不然不可用也  
聚則可以有為不然不可往也以此為順天命伊川之說未  
悖於此亦有同於此但語意輕重所指不同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拆開說與上文不相蒙言即其所聚而觀之天地萬物之  
情皆可符而見矣蓋天地萬物之情無有散而不聚者天地  
交而二氣通天地之情聚也父子兄弟夫婦聚於家君臣朋  
友聚於外農聚於野商賈聚於市蛟龍魚鱉聚於淵鳥獸草  
木聚於山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是其  
情然也豈有不聚者乎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眾聚則爭物聚則亂不虞之患所不能免也弛而无備禍斯  
至矣故君子脩治戎器以戒不虞所謂制治於未亂保邦於  
未危也

費誓言穀乃甲冑敵乃干戈無敢不吊備乃弓矢鉞乃戈矛  
礪乃鋒刃無敢不善皆除戎器之事較連條反註完也敵

舉天反註猶繫也吊音的註精至也銀萍礪磨也

除是脩治程傳簡治即此意蓋去其舊弊而更新之也本義  
添一聚字是欲說聚萃之義我器既脩則聚而藏以備用自  
實事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初六上應九四是其當與萃者而隔於二陰一時不得遂其  
萃然此在柔正之女處之必能自守以需正應如屯之六二  
也初六陰爻又居陽位不正以是當萃之時急於求萃不能  
自守以有待而苟從二陰是有孚不終志亂萃萃之象不終  
者不終於四也乃亂乃萃者萃於二陰也雖然九四正應二  
陰非正也為初計者義當舍二陰而從九四四雖正而在遠  
二陰雖邪而在近初若舍二陰而從九四在二陰必笑其舍

近就遠矣要之義既當然雖笑何恤苟不之恤而直往以從  
正應則非惟無妄聚之嫌而又得所聚之正矣可以无咎也  
初從九四而二陰笑之者邪人指正人為邪固有是事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志亂是自亂本足為人所亂故因之自亂爾蓋初六既遠四  
而近二陰為二陰所惑其志不能自守而為之亂也此惟初  
六以陰居陽陰柔不正故也若是陽爻則知明守固志不為  
亂當如屯之六二女子貞不字矣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二應五而雜於二陰之間若繫於二陰則失乎九五若從於  
九五則失乎二陰是皆未吉不免有咎惟萃二陰以萃於五  
則既得所萃之正又无離群為邪之嫌吉而无咎矣又六二

柔順中正虛中以上應九五剛健中正誠實以下交是吾之  
孚誠有以感在彼之孚誠也故卜祭者若有孚信則至誠足  
以感神雖用薄物以祭亦受福矣  
吉无咎不必分與小畜何其咎同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中未變猶云中未亡也惟其中未變故能牽引以萃不致其  
不為初之乃亂乃萃者幾希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上无應與兼是二者故欲求萃於近而  
不得若使有應與雖陰柔不中正亦不求萃於近矣惟陰柔  
不中正上无應與自家既無持守之操在外復無氣義之交  
故見二四比近不服審擇隨從而求萃焉

為二四者以三既无平生之交而其人又无可取之善三雖  
求萃而不與之萃故為三者嗟如而无所利然三之與上彼  
此俱六雖無相偶之幾而位居相應實有故交之好為三之  
計惟舍二四而往從上六為上六者必相納而不見拒可得  
其萃而无咎矣然不得其萃困然後往則是以窮來歸出於  
不得已而非其夙心復得陰極无位之交縱與之萃亦不足  
以伸其志故小吝然以義理論之上六畢竟是吾應小吝所  
不恤也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上巽謂上從上六也夫子言此正緣六三與上既无正應恐  
人不知所往為誰故言此以明六三之往即上六而非他也

九四大吉无咎



程傳非理枉道而得君若阿意為容逢迎為悅以至神仙士  
木聲色遊畋聚斂羨餘之類皆是也非理枉道而得民若乃  
別播敷造民大譽之類以至陳恒之厚施於民子產之惠而  
不知為政皆是也孟子所謂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  
罪大枉道得君之咎也枉道得民之咎不必說到陳恒之無  
君處只皆上行私便是積誠以動上意而非容悅之為仁義  
以結主知而非功利之說則所萃於上者大吉矣以義使民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以惠養民罔徇私以市一己之恩則  
所以萃於下者大吉矣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即本義以陽居陰不正意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當人心萃聚之時而居尊位是萃有  
位也有是德當是時而居是位則動而民莫不悅言而民莫  
不信行而民莫不敬故可以无咎若居是位而人未見信則  
是已德之未至也則脩其元善長亦貞固之德而人自信之  
矣故其悔可亡九五本無匪孚曰匪孚元永貞悔亡戒占者  
之辭也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舉一句以包其餘若泰九二象傳程傳曰王者之志必欲誠  
信著於天下有感必通含生之類莫不懷歸若尚有未孚是  
其志之未光大也

象引曰朱子以為不可曉是誠不可曉蓋爻辭萃有位與匪  
孚元永貞悔亡元不是一箇人也愚謂夫子是據九五之辭

而論其理如此非指九五也依此未嘗不通故本義曰未詳字意亦是无可復疑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

處萃之終萃極終散之時陰柔則才弱雖有求而人不之與无位則望輕雖有求而人莫之應故必憂危之甚至於齋咨涕洟然後可以安其位而免於禍故曰无咎

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未安上故必齋咨涕洟然後可安於上味此可見爻辭无咎只是危而獲安意

三三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之義進而上也此卦自解而來柔本居三今進而上居於

四柔以時升也故其卦曰升繫辭聖人謂此卦之變既柔以時升且卦德內巽而外順是其德之利於升也此卦之體二剛中而五應之是其勢之利於升也故其占當得元亨亨何如用見大人則勿恤南征則吉也

本義卦變下不貼卦名連卦德卦體直歸於卦辭者卦辭

元亨實兼卦變之義本義恐煩於再舉故并歸於卦辭而

卦之意待觀者自悟亦以下回彖傳有釋此不待言而其音

自可見也見大人泛說如訟者見之而獲仲蹇者見之而獲

濟萃者見之而得亨是也南征吉只就仕進一事說凡

大人或恐其不見接納自有許多憂慮升而元亨必見

不用憂慮矣故曰勿恤南征吉只是其志得行說

彖曰柔以時升

柔在解卦本居於三今進而居四時焉而已故曰時止三  
是以陰居陽不得其位居四是以陰居陰得其位也柔  
位如人之仕進得官也故曰升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內巽則內能極深研幾以酌乎事理外順則外能因時  
不拂乎時宜是其德之利於升也剛中則才德之茂有  
之具而應則汲援有人有可升之機是其勢之利於升也  
曰是以大亨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

見大人得遂其所圖便是福慶

南征吉志行也

南征得遂其仕進便是志行志行不必說到行道處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木自地中而生由萌芽而拱把由拱把而合抱下有升之  
象也故其卦為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由善信而美大  
由美大而聖神亦猶地中生木日長而上升也此君子之所  
以法升也德者人之所得乎天具衆理而應萬事本自高大  
也而不能不壞於氣稟物欲人欲復其本然之善要在於慎  
之而已然其慎之也勿以善小而為自其微小而積累之  
斯室屋漏必謹也動靜語默必謹也一顰一笑衣服飲食以  
至於無一理之或遺無一善之不備則天之與我具衆理而  
應萬事者無不徼全於我矣慎德積小以高大則德於是乎  
升矣亦猶地中之生木長而上升也雲峯念念謹審事事謹

審二句最切積小以高大俱在順德內非是慎德又從而積  
小以高大也魯子於聖人用處隨事精察而力行之至於一  
貫之地積小以高大也自洒掃應對到聖人事由孝弟而通  
神明之德亦積小以高大也

初六允升大吉

本義柔順居下巽之主重在柔順上巽之主初六巽之所以  
為巽也居下只在巽之主內以柔順之德又居下為巽之主  
以是而當升之時巽於二陽故二陽助之夫有巽順之德則  
有可升之具當升之時巽於二陽而得其助則有可升之機  
故其占信能升而大吉也允升就是大吉也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上指二陽言初六之允升大吉由能巽於二陽與之合志也

二陽合志則與之同升而其升也不難矣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九二剛中誠實以上交而致六五柔順虛中而下應至誠感  
神之象也占者若有孚信則雖用禴以祭神亦享之而无不  
利矣何咎之有誠不足享神其咎大矣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至誠而得神之享實受其福是有喜也

九三升虛邑

升虛邑之義只是象傳无所疑也而爻之所取則自進臨於  
坤來要之此意亦輕緊要則在陽剛當升時上若非以陽剛  
當升時則雖進臨於坤亦不取升虛邑之象矣

當升之時既利於升陽剛之才又足以遂其升以是而升固

無所阻矣而所臨者坤則又國邑之象也故其象為升虛邑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无所疑是解升虛邑意言得遂其進更无阻碍也然本於剛  
陽當升時進臨於坤言九三之得遂其升若升虛邑然者曰  
三以陽剛之才而當升時又進臨於坤故得遂其升惟意所  
欲而无所阻碍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象引云本義云義見隨卦隨上六曰拘繫之乃從維之王用  
亨于西山其本義云君隨之極隨之因結而不可解者也誠  
意之極可通神明則此爻以二柔柔順之至也亦誠意之  
極可通神明其義與隨卦同故其辭曰王用亨于岐山吉无  
咎

言六四以柔居柔柔順之至當升之時是極其誠意通於神  
明者也王者得此占若用之亨于岐山則神必亨之而吉矣  
又何咎之有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六四一爻王者可用之亨于岐山者果何所取哉蓋六四以  
柔居柔柔順之至而當升之時以順而升者也以順而升即  
積其誠意以通神明之義登祭于岐山之象也故王者可用  
之以亨于岐山

順事言以順有事也故本義解曰以順而升

六五貞吉升階

此爻象引通典俱說是人君升君尊位依愚見似未通蓋五  
君位已是升君君位了何待貞正而後能升其云貞吉升階

者是言治道之升爾書曰治道允升于大猷此之謂也  
言六五以陰爻居陽位有不正之嫌當升之時而居五之尊  
位則治道未必其能升者占者必於正而固守之則君德日  
新治道日進其得吉也有若升階之易矣如太甲繼湯之後  
正當脩文德以臻至治之時也而嗣王不惠其能升乎既受  
伊尹之訓令德克終則治道允升而商家六百年之治所由  
成矣

罔命曰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可見六五  
之貞處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治道允升于大猷人君之得志可知矣

蒙引疏五爻得志俱引孟子廣土衆民君子樂之來說似未

是蓋孟子所云乃士者之事也之五爻是人君事不可  
此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亦未是蓋依此是以位升言  
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冥升是志在於升昏迷而不知止者也占者遇此何所利哉  
若反其不已之心施之於不息之正則道明德立而無不利  
矣及及於升者未必其能升而或因之以致敗者有之豈見  
同僚有因要求遷職不得而氣死者直無益矣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消者損也富者益也消不富言徒有損而無益也

二二三下

困亨貞丈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剛為柔掩君子為小人掩也合二體言則坎剛為兌柔所掩  
分二體言則九二為上下二陰所掩四五二爻為上下六所掩  
是皆君子為小人所掩也兌之掩坎上六之掩四五小人在  
上如絳灌之掩賈誼公孫弘之掩仲舒是也二陰之掩九二  
前後左右皆小人如曹節侯覽輩之掩黨錮諸賢王安石呂  
惠卿蔡京輩之掩元祐諸賢是也

卦德坎險兌說兌在坎上是處險而說處險不為險所困身  
雖在險之中其心則超乎險之外所謂樂天安命自得其安  
樂故本義曰身雖困而道則亨若文王幽於羑里而演易夫  
子危於陳蔡而絃歌是處困能亨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也  
故為得正若處困而不能亨則是不能素位而行而失其道  
矣其得為正乎聖人既發亨貞之吉復曰大人吉无咎者蓋

處困而亨非小人所能此卦剛中又有大人之象故又曰大  
人吉无咎言必大人然後能亨而得其正也吉即亨无咎即  
貞

困而有言何也當困之時欲資口舌以求免或既困之後欲  
因言以自見也不知時當在困其誰見信人情世態往往而  
然聖人亦見之審矣

彖曰困剛掩也

說見卦辭下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

險說說見卦辭處困不失其所亨即本義身雖困而道則亨  
也其惟君子乎亦惟君子然後能之也君子即大人不同大  
人而曰君子為下文欲以卦體解大人也蓋言困而不失其

所亨不言其惟大人乎則無歸着欲言之下文以卦體剛中解自大人又舉大人似贅故以君子易大人則上文困而不失其所亨有歸着下文以卦體解貞而舉大人不為贅至人無此張主

貞大人言以剛中也

言處困而能貞又必大人然後吉者蓋以此卦九二九五以剛而得中也剛中則有貞之義又有大人之象故曰貞曰大人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彖傳此是以卦象釋有言不信蓋困之時言固不見信於兌為口舌此次在兌之上又當口之處也故其占尚口窮但本義不取此義予說本小註與張氏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兌澤在上坎水在下是水下漏也水下漏則澤上枯故曰澤无水水如何下漏只是堤岸崩決而水漏洩爾

君子平生所志在於忠義而軀命亦吾所愛惜者使安常無事吾志可以直遂固所願也不幸遭流離變故者不可得兼行志則妨命完命則失志此則困之時也這時直須致命以行吾志而已蓋命吾所欲也所欲有甚於命者故不敢愛命也孔子曰殺身成仁孟子曰舍生取義文天祥曰我為綱常講育身不得顧皆是事也

初六警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警困于株木就全卦上取入于幽谷三歲不覿就下卦上取警困于株木本義曰處困之底是矣曰暗之甚尚未見得愚



謂初六處困之底譬之象也以陰柔處之不能自拔於困是  
譬困于株木也此卦下體坎也坎為險初在坎之下所謂坎  
陷也有幽谷之象以陰柔處之則不能自拔於坎陷為入于  
幽谷三歲不覿之象此說與本義異明者其擇焉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象傳只解入于幽谷遺了困于株木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此文本義極難看其云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雖无凶害而  
又困於得其所欲之多故其象如此其文勢似皆以困于酒  
食朱紱方來為困故蒙引後說然之然本義只以困于酒食  
為困朱紱方來只云上應之也不謂之困且以朱紱方來為  
困未免牽強故今只逐句講解於本義之文勢姑且畧之爾

○九二剛中之德以處困時亦不免有困處然其困也不以  
凶事而以好事其困于好事也為困于酒食之象然有剛中  
之德而上應之故有朱紱方來之象其占利用亨祀蓋至誠  
享神之享之錫以多福也時當困處故征行則有凶然乃  
時之不偶非其才之不足也故无咎

二困于酒食實事如何如周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屈  
折調護心勞力瘁杜詩咏諸葛孔明云運移漢祚難恢復志  
决身殲軍務勞可見其困處

困于酒食就困上說朱紱方來利用亨祀泛說不帶困征凶  
无咎又就困上說

九二爻辭可與益六四反對看六四當得益以其陰柔不中  
正故不益以好事而益以凶事雖无咎而以凶事雖凶事而

實益之也九二在困之時際當有困以其有剛中之德故不困以凶事而困以好事雖困之以好事雖好事而實困之也○九二朱紱方來如文王遇太公於渭水劉先主見孔明於隆中是也

彖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此傳當與泰九二象傳同看只舉困于酒食一句朱紱方來利用亨祀二句俱兼舉故曰中有慶也慶指朱紱方來利用亨祀說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六三上无正應而處二四二陽之間其德陰柔而不中正若求上進則四之剛在其上為所壓而不得進是困于石也九二之陽剛在其下而三居其上則不能自安如據于蒺藜也

上六本居相應之位猶吾妻也然彼此俱陰不為吾應如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也占者如此必无所利故凶

石堅重難勝之物以比九四之剛也三以陰柔不中不正居四之下而欲推乎四則四堅不可動是困于石也蒺藜刺不可據之物以比九二之剛也三以陰柔不中不正居二之上而欲藉二以為安則二豈能承仗於其下乎是據于蒺藜也夫四固石不可犯二固蒺藜不可據然何以知六三之欲犯四而前欲據二以安四陰柔而不中正理固應然程傳所謂不善處困而益以困爾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乘剛指九二不祥明其凶也只解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二句困于石不解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初六是九四正應其來從四也乃徐徐然而不能進為何蓋九二之剛問乎其中其才足以制初而九四之不中正其才不足為之援故初四相應其理雖正而二強四弱其勢不敵故不免為之困是困于金車也夫以正應隔於豪強而已之才不足以相援在四者亦可羞矣然邪不勝正道不終屈卒之妄來者去正應者合是有終也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

言九四雖才不足以拯初而致其來徐徐然其志則在於初而必欲拯之也

雖不當位有與也

言雖以不當位而不能相遇然邪不勝正終得相遇也

九五剝剛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九五當困之時上為陰掩則見傷於上是剝其鼻也其下柔剛則見傷於下是則其足也夫赤紱蔽膝以行之物也足既受傷則不能行而赤紱之服於膝反為之困矣如崇高莫大乎富貴本所以榮身也一受制於權臣而不能自振則富貴適足為身累如漢獻之遷於曹操魏高貴卿公之受制於司馬是也

夫五之被困時命使然也然其剛而得中又居說體剛中則

有善處之術說體則有困亨之義故一時雖未有出困之功

終久自有出困之效故曰乃徐有說占者有剛中之德是能

積誠意上交於神而神必錫以多福矣故利用祭祀

他卦剛中有應不取祭祀之占獨於升困取之者升之說既

明意剛中有應在困他无所利獨於祭祀猶宜與然曰又當  
獲福則一時亦有未通者矣

象曰剝則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

本剛中也不曰剛中而曰中直何也中以心言直以理言語  
曰人之生也直是以理言也惟其中直故終能濟困而出乎  
困

利用祭祀受福也

解利字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上六以陰柔處困極終不能出乎困故有困于葛藟于臲卼  
之象困于葛藟纏縛而不得解也于臲卼危動而不能安也  
若此者動輒有悔故曰動悔然物窮則變故其占若能有所

焉則可以征而吉矣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

以陰柔處困極故曰未當

三三

井改邑不改井元喪无得往來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井者穴地出水之處言是成穴之地出水之處而其所以成  
穴則人鑿之也不曰鑿地掘地而曰穴地者就就鑿掘成穴  
之後言不是切鑿也

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先儒多作木桶汲水說  
今不用者以卦辭羸其瓶是古人以瓦器汲水未嘗用木桶  
也

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是水氣乘木而升出於

木末此猶井水本在下被人汲而上出也故其卦為井大衆  
傳木上有水津潤上行即是此象

木根着地非水氣上升則無以潤其枝葉而木枯矣凡栽種  
樹木必根本着地而活方能引水若根不着地不生活亦不  
能引水也

邑可改而之他而井則不可改邑可遷改則有得喪井不可  
遷改則无得喪往來井井之用也此三句就井上說  
繙縷也及水之索也汲水幾至亦未盡其縷於井由是而窮  
改其瓶則水不及物人不得用是凶也此四句就人之汲井  
上說卦辭只就井上說道理人事在言外本義曰其言為事  
仍言无得喪而又當敏勉不可幾成而敗是其義也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巽乎水而上水說見卦辭養而不窮之言井之功用蓋既為  
井便養物而不窮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改邑不改井當就人事上說不可只就井上說

不剛則無立過剛又難久是不能居其所而不變也此卦二

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是剛中也剛則不懦中則不過故能

卓然立於斯道之中而不為事物之所撻奪所謂居天下之

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者是矣故曰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未有功未有成功也羸其瓶則不但未有功也故凶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上有水即彖傳異乎水而上水之義本義津潤上行象引  
曰本義不解於彖傳而解於象傳者以異乎水而上水於井  
之義已明木上有水於井之義有稍晦爾

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自家既有以養民又勸  
之使以其類而相養養之道始盡矣不然猶未也

勞民者慰勞安存之意制田里教樹畜老者衣帛食肉勸民  
不饑不寒是也勸相者使民相養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

相扶持之類是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以陽剛為泉初六陰柔則不泉井以上出為的初六居下  
則功不上出其不泉也只是於泥而已故其象為井泥其功  
不上出則無以養人矣故其象為不食其井既泥則為舊井

矣人既不食則禽亦莫之顧矣此爻純是象占在象中  
此是德不足以及物而為時所棄者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

象傳只取若下意不見陰柔不泉意此是孔子之易但得依  
之

舊井无禽時舍也

只是解无禽畧了舊井時舍只就井上說如比九五舍逆取  
順失前禽也例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九二陽剛本有泉也上无正應下比初六則上無當路為之  
以引下與鳥獸同群而已故以井言則為井谷射鮒以及井  
言則為甕敝漏

井谷之泉僅下射於鮒無能及人也井谷者井旁穴出之水  
鮒是魚屬吹沫相即曰鮒相附曰鮒詳蒙引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只言上无正應不兼下比初六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井以陽剛為泉九三以陽居陽乃泉之不停汚而繁者也不  
幸居下之上未離乎下而未為時用故雖井渫不為人之食  
夫以有用之才而放棄於無用之地在人寧無傷痛之心乎  
故雖行道之人見之亦曰斯井也功不上行澤不及物實使  
我心惻夫此井可汲矣而莫有汲之者何即汲之者其王明  
乎明則汲井以及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福矣  
此文純是象占在象中我者行人自我也非指九三也樂則

行之憂則遠之在九三本無惻特他人見之而惻爾故曰行  
惻也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

明非三自惻也若三自惻則鄙矣

求王明受福也

言求之而得王明則受福也見賢人君子若不遇明君未必  
能行其志也聖人之意深矣

六四井甃无咎

以六居四而得其正故能甃治其井以陰柔無泉故雖能甃  
治其井而无及物之功以其但能甃治而无及物之功故其  
象為井甃以其雖无及物之功而猶能脩治故其占為无咎  
四所謂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抑亦其次者也

井九初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井甃而得无咎何也要在得  
音而忘象若就井而觀之則有不通者矣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井是解无咎言六四之柔順得正但能脩治其井也即无  
物之功而亦不至於自棄矣此其所以无咎也與  
九五井冽寒泉食

才德足以養人皆井之有泉者也九五陽剛中正則才德  
兼茂故為井冽寒泉食

象引欲以中正當時位蓋欲見上出食字意如此則井冽寒  
泉之義反晦蓋其所以為井冽寒泉者以陽剛又且中正爾  
若專就陽剛說則與九五之井冽何異意本義不言者豈以  
九五自是得時位者无待於言耶且既以中正當時位又以

小象中正為兼德位益紐程破碎矣

象引曰不取君位是賢人非君人是矣但不當以中正當持  
位爾今當為之說云九五一爻是得時得位者陽剛中正功  
及於物以養道言之是道成於已而功覆斯民德脩於身而  
澤被天下其象為井冽而其寒泉為人之食也純以象言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但言寒泉則井冽在其中但言中正則陽剛在其中言五之  
為井冽寒泉食由其陽剛而得中正也陽剛中正則道足以  
濟蒼生功足以覆斯民故為井冽寒泉食之象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井收勿幕言井為人汲取而无覆蔽也蓋井以上出為功上  
六居卦之上井收之象也坎口不捨上六居坎口勿幕之



象也夫上六之井收勿暮是有孚也是井之有源而出不窮也占者若有其德而其施不窮則物無不濟天下之匹夫匹婦皆被其澤矣大善之吉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在上即上出為功之象以在上釋元吉如元吉在上大有慶也例言井之元吉者以其在上也蓋井以上出為功上六在卦之上是有上出之功也夫在上而得元吉則澤無不被而物無不濟井道之人成也

新刊增訂的藁易經存疑卷之六終

